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四十八編

義俠小說

第三冊

俠隱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俠隱記卷三

## 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爲難

且說這四箇人之中。達特安心裏最着急。論起來。一箇禁兵。預備一切。原不花多。不比得火槍手。要多花費些的。不過達特安是箇小心謹慎的。看錢是看得重的。却要比頗圖斯還好穿。他不獨因爲置辦馬匹等件煩心。他還在那裏想邦氏。王后雖是答應替他設法。達特安以爲是永遠見不着邦氏的了。阿托士不出門。不去想法子置辦行裝。說道。還有兩箇禮拜。如果到了兩箇禮拜。還辦不了。我只好去找四箇主教的親兵。不然就找八箇英國人。同他們打。那是總要打死的。死了之後。人家總說是我爲國而死。却用不着去籌款辦行裝了。頗圖斯兩隻手擺在背後。擡起頭來。走來走去。說道。我有箇好主意。我是要照着辦的。阿拉密是垂頭喪氣。一言不發。那四箇跟人也學他四箇主人的樣子。在那裏發愁。摩吉堂終天在那裏無所事事。巴星進教堂。巴蘭舒坐在那裏不動。看蒼蠅。吉利模是一言不發。在那裏歎氣。除了阿托

士那三箇朋友。天天出去。半夜纔回來。天天無精打彩的。在外頭逛。總想碰點機會。有時在路上遇着了。是面面相向。彷彿是要問。碰着了機會沒有。頗圖斯算是有點實在把握的。天天在那裏做。有一天達特安看見他。問某教堂那條街走。就跟着他。看見他捋捋鬍子。作出風流的樣子。進了教堂。靠着一條柱子。達特安亦悄悄的進去。躲在對過。那時教士正在那裏講經。聽的人很多。頗圖斯在那裏看女人。戴的帽子有點舊了。鳥毛的顏色也淡了。金線也變了色。但是教堂裏黑暗。雖是他的樣子有點寒酸。也還不甚覺得。遠遠看見。倒還像樣。等一會子。達特安看見一箇女人。坐在橙子上。離頗圖斯不遠。那箇女人。先前總算得是箇美貌的。現在風采却減了。也還看得過。頗圖斯的眼。常看這箇女人。女人看見他。臉紅了。彷彿有點不耐煩。在那裏咬牙。兩隻脚不停的踏地。頗圖斯却得意的很。兩隻眼又去同別一箇女人使眼色。這箇女人。坐得這些。不獨貌美。且是大人家的風範。有一箇小黑奴在那裏伺候。還有一箇女僕拿着小包。小包上繡的綸章。第一箇老點的女人。兩隻眼跟着頗圖

斯的眼走。就看見了那第二箇美貌的女人。頗圖斯一面看一面笑。老點的女人。就在那裏生氣。後來着急的很。就咳嗽了一聲。響的很。驚動了許多人。連美貌的女人。也驚動了。頗圖斯知道那老點的女人。要他回頭看他。他却故意的不理會。看來那帶小黑奴的女人。動頗圖斯的情多。達特安留心細看。原來就是蒙城客店見過的密李狄。他就留心察看頗圖斯的舉動。後來想一想。就知道老點的女人。就是狀師的老婆。原來頗圖斯在這裏要報從前寫信要錢。那女人一文不給的仇。等到講完了。經那狀師的老婆走到聖水缸。頗圖斯搶上去。把一隻手都浸在聖水裏。狀師的女人笑了。以爲頗圖斯替他遞聖水缸。誰知頗圖斯轉了頭。看那美貌的女人。把手從聖水裏拿出來。遞向美貌女人。這女人把細嫩的手指。在頗圖斯那隻粗手上。沾了一沾。畫了十字。微微一笑。就出了教堂。狀師的老婆看了。很生氣。若是他是箇大家的女人。他登時就要暈倒的了。他想想。自己不過是箇狀師的女人。只好氣抖抖的說道。頗圖斯。你。就。不。送。聖。水。把。我。頗。圖。斯。故。作。驚。訝。的。樣。子。說。道。柯。奶。奶。原。來。是。

你麼你的男人好麼實在奇怪怎麼這半天我都没看見你你坐在那裏柯氏道我坐的同你很近你的眼睛却沒看見我只看見你送他聖水的美人頗圖斯故作不安的樣子說道你看見那女人麼柯氏道我眼睛也不瞎爲什麼看不見頗圖斯冷淡得很的答道你可曉得這是我朋友是一位公爵夫人因爲公爵最容易喫醋的故此我難得同這位夫人會面今日他送信給我特爲到教堂來會我一面狀師的老婆說道請你扶我五分鐘我還有話告訴你頗圖斯笑了說道那箇自然這箇時候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在他們兩箇人面前走過看見頗圖斯高興的了不得就歎一口氣心裏說道我們四箇人裏頭有了一箇他的馬匹行裝是有了指望了再說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到了一箇廟四圍沒什麼人只有小孩子們在那裏頑耍花子在那裏要錢是箇僻靜地方狀師的老婆先看看左右前後無人就說道頗圖斯你真了不得女人見了你人見人愛的頗圖斯作出得意洋洋的說道你這句話怎麼講柯氏道你送聖水的那位夫人一定是箇公主身邊帶着小黑奴女僕

頗圖斯道。你猜錯了。那位不過是公爵夫人。柯氏道。他坐的馬車。還有穿着闊號衣的馬夫。同跟人。頗圖斯原沒看見馬車。柯氏眼快。是看見的。頗圖斯很後悔。爲什麼不說那夫人是位公主。柯氏歎口氣道。女人們是喜歡你的。頗圖斯道。天生我總算是不錯。也難怪他們喜歡我。柯氏兩眼望着天。說道。男人是最易忘記的。頗圖斯道。女人的記性。却不見得比男人好。就拿你來說。我在長德里受了傷。幾乎要餓死。你是怎樣的待我。我告急的信。你連覆都不覆。柯氏想起當時大家的女人對待男相好的情形來。也覺得自己不對。說道。頗圖斯……頗圖斯攔住他說道。我爲你同某男爵夫人分了手。柯氏道。我知道。頗圖斯道。還有某伯爵夫人。柯氏道。你不要說了。頗圖斯道。還有公爵夫人。柯氏道。你別提往事罷。頗圖斯道。也好。我就不提往事。柯氏道。那件事原是我的男人不好。他不肯借錢。頗圖斯道。你還記得我寫把你的第一封信麼。我却記得這封信我是永遠不能忘的。柯氏又歎一口氣說道。你要同我借的錢。款子太大些。頗圖斯道。我爲的老交情。先同你借。我只要寫信給某某公爵。

夫人。我不必把他的名字告訴你。他就馬上送我一千五百利華。柯氏聽了。丟下淚來。說道。你罰我也罰。從此以後。你遇着不得了的時候。你只管告訴我。頗圖斯作出很厭煩的樣子。說道。別說錢的話。說起來。太丟臉。柯氏道。你不戀愛我了。頗圖斯不答。柯氏道。你不答我。我知道你的主意了。頗圖斯道。我在這裏想你待我的情形。柯氏道。我的寶貝。我將功贖罪罷。頗圖斯聳了聳肩。說道。第一件。我同你要什麼。不過借幾箇錢。借的也不多。我也曉得。你手上沒什麼錢。就是有幾文。也不過是你。的男人。替人打官司。弄來的是刻薄得來的錢。倘若你是箇伯爵夫人。或是公爵侯爵。夫人自然又當別論了。柯氏覺得難過。急了。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雖然是箇窮狀師。的老婆。我箱子裏的錢。恐怕還比那些公爵侯爵的夫人多些。他們不過是裝架子罷了。頗圖斯把手縮了回來。說道。你更不該了。你既然有錢。爲什麼不肯借。柯氏自知話說太多了。趕快辨道。我說我有錢。不過是說。說罷罷了。頗圖斯道。我們別談錢罷。你會錯意了。我們的交情。算是完了。柯氏道。你這箇人沒良心。頗圖斯道。都

是你的不該。柯氏道：我不留難你了。你去你的美貌公爵夫人那裏罷。頗圖斯道：這位夫人的交情是靠得住的。柯氏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到底還愛我不愛我。頗圖斯作出極淒涼的樣子來。歎口氣道：說來作什麼。我不久就去打仗了。這一回恐怕總是死的了。柯氏大哭道：你不要這樣說了。頗圖斯道：我看見兆頭不好。柯氏道：你老實認了罷。你戀愛別人了。頗圖斯道：我雖然是還有點戀愛你。但是愛情的事。我早已不提了。大約有兩箇禮拜。就要開仗。我預備一切。忙得很呢。我還要回到家裏去。想法子弄錢。頗圖斯看見柯氏心裏已經在那裏打仗。一邊是愛情。一邊是捨不得花錢。兩邊在那裏交鋒。頗圖斯道：你在教堂看見的那位公爵夫人。有些田產。離我家裏不遠。我們兩箇人一路回去。有人陪着一路走路。上也不寂寞。柯氏問道：你巴黎城裏沒朋友麼。頗圖斯帶點責備的意思答道：我原想是有一箇的。現在我纔知道。我想錯了。柯氏很高興的說道：你並沒想錯。你還有一箇朋友。你明天到我家裏來。說是我的表親。從披喀狄來的。到巴黎來料理幾件官司。要請狀師。這幾句話。你



記得麼。頗圖斯道。我記得。柯氏道。喫晚飯的時候來罷。頗圖斯答應了。柯氏又分付道。你在我男人面前。說話却要小心。他雖然年紀大了。今年七十五歲。他却是很精明的。頗圖斯道。不過七十五歲。還算是壯年。呀。柯氏很有意思的。看着頗圖斯說道。不然。他年紀實在老了。我天天都可以作寡婦。好在我們的婚約說好的。誰後死。誰承受產業。頗圖斯道。什麼財產都算在裏頭麼。柯氏道。什麼都算在裏頭的。頗圖斯很用勁的抓柯氏的手說道。我的寶貝柯奶奶。你真會打算。柯氏作出許多媚態說道。我們又是好朋友了麼。頗圖斯道。一輩子的好朋友。柯氏道。請了。明天見罷。我的沒良心的反叛。頗圖斯答道。請了。明天見。我的沒長性的騙子。

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

再說。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密李狄却不曉得。他聽見他分付車夫往聖遮猛。達特安因趕不上馬車。就回去。預備兩匹馬。牽到阿托士的寓所。於是巴蘭舒先回去。達特安走得很。就分付他回來。預備兩匹馬。牽到阿托士的寓所。於是巴蘭舒先回去。達特安走

到孚留街。看見阿托士在家。喫買回來的好酒。見了達特安。就使眼色。叫吉利模拿酒鍾來。達特安就把在教堂看見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的話。說了一遍。還說頗圖斯的行裝。是有了指望了。阿托士道。我的行裝。就沒有女人來幫忙。達特安說。你要曉得。把你的這副相貌。同你的世家的舉動擺出來。隨你要什麼。不論是什麼女人。就是王族的女人。看見了。也是要給你的。阿托士一面聳聳肩。一面分付吉利模再拿一瓶酒來。說道。達特安。你的年紀還輕呢。剛好巴蘭舒伸進頭來說。馬已備好了。阿托士問是什麼馬。達特安道。特統領借我的兩匹馬。我要到聖遮猛去。阿托士問道。你到聖遮猛作什麼。達特安就把在教堂裏。看見那箇蒙城客店裏的女人的話。告訴了一遍。阿托士聳聳肩。說道。你又戀愛這箇女人。同你從前戀愛邦氏一樣了。達特安道。並不是的。我要去打聽這箇女人作的什麼詭事。不曉得是怎的。我雖然不曉得他是誰。我心裏總覺得。我一生的事。是同這箇女人有點關係。就是邦氏不見了。也同這箇女人有相干。阿托士道。你說的也許是不錯。不過據我看來。女人丟

了的。是值得再找的。邦氏丟了。我心裏也覺得不好過。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的意思。我的康士日。邦氏小名我還是很戀愛的。我只要曉得他在什麼地方。我走到天盡頭。也是要去找他的。我打聽了好久。還是打聽不出來。我現在心裏是發了狂一樣。阿托士道。你去找密李狄罷。你如果覺得有趣。我盼望你快活。達特安道。你看怎麼樣。與其關在這裏。同關監的一樣。倒不如騎了馬。同我一路走。阿托士道。騎馬是要有馬的。沒得馬只好跑腿的了。達特安微笑了。說道。很好。我却不要擺架子。人家給我什麼。我就騎什麼。請了。阿托士也說請了。打了手勢。叫吉利模開了剛纔拿來的那瓶酒。達特安主僕兩人上了馬。就向聖遮猛而來。達特安聽了阿托士的話。心裏更捨邦氏不下。他却真是戀愛邦氏。天盡頭都要找到的。可惜地是圓的。他却不曉得先從那一方走。只好先找密李狄。他以為第二次也是那穿黑罩袍的人把邦氏擄了去的。這箇人在蒙城客店。同密李狄說過話的。他以為找着密李狄。就可以打聽出邦氏的所在來。一面在那裏想。就到了聖遮猛。走過了離宮。這所離宮就是

十年後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降生的地方。他就在街上走。要碰碰那箇美貌英國女人。走來走去。走到一所大房前面。看見樓下平地上。有一箇人在那裏走。像是認得的一時却叫不出來。巴蘭舒却先記得。問達特安道。主人。你看看那箇人。你認得麼。達特安道。臉是很熟。名字却忘記了。在什麼地方會過的。我也說不出來了。巴蘭舒道。就是狄倭達伯爵的跟人。名叫陸賓。一箇月前。我們在加來。去找鎮守官的時候。你在半路上。把伯爵刺倒的。達特安道。我記起來了。你看他還認得你麼。巴蘭舒道。當日他們已捱殺了。我看他認不得我們。達特安道。你就去同他交談。打聽那伯爵是死是活。巴蘭舒就下了馬。去同那人說話。陸賓却不認得他。達特安把兩匹馬牽到房子那一邊。又走到前邊來。忽然聽見馬車響。達特安躲在籬笆後。他看見外邊。外邊却看不見他。那輛馬車。停在房子門口。密李狄坐在車裏。從車窗探出頭來。分付幾句話與女僕。女僕年紀約二十歲。聽了車裏分付。就跳下車來。到陸賓那裏。還沒走到。陸賓聽見有人喊他。先走開了。巴蘭舒四圍的看。找他的主人。那女僕忽

然把一封信交給巴蘭舒。說道：給你的主人。巴蘭舒很詫異的問道：給我的主人。女僕道：是的。是要緊的信。馬上就要交的。女僕跑回頭。跳上車。那馬車立刻就走了。巴蘭舒看看那封信。覺得很詫異。跑回路上。見了達特安。說道：有封信把你的。達特安道：給我的信。你沒聽錯麼。巴蘭舒道：我沒聽錯。那箇女僕說給我的主人。我沒得別箇主人。就是你。那箇女僕長得很美呢。達特安拆開了信。信上說道：有一箇同你極有關係的女人。問你幾時有空。可以到樹林裏逛逛。明天在某客店。有箇馬夫穿了紅黑顏色號衣的。在那裏等回信。達特安讀完了。說道：這件事。越鬧越有趣了。密李狄同我找的同是一箇人。巴蘭舒。你可打聽出來。那位伯爵是死是活。巴蘭舒道：他還活在那裏。不過血流多了。人還未復元。陸賓把那事全告訴了我。他一點也不認得我。達特安道：辦得好。辦得好。我們趕快上馬。趕那輛馬車罷。兩箇人登時上了馬。就往前趕。居然趕上了。那馬車停在路旁。看見一箇壯士。穿得很時路的。騎着馬。在門口停住。同那女人說話。說得很入神的。達特安主僕兩人。到了車邊。他們還沒理

會。只有女僕知道。那兩箇人說的是英國話。達特安不懂。只看見密李狄生了氣。把扇子極力的在那壯士身上打。把扇子也打碎了。那箇壯士只管大笑。密李狄聽了。更生氣。達特安看見機會來了。走到馬車那一邊。脫了帽子。恭恭敬敬鞠躬問道。那一位先生。很叫你生氣。我可以幫你的忙麼。你只要說句話。我就罰他的無禮。那箇女人回過頭來。很詫異的。說法國話道。這箇人若不是我的兄弟。指丈夫我是很願意你幫忙的。達特安道。我却不曉得。我得罪了。那箇壯士說道。你同那箇無禮的人說的什麼。他來這裏做什麼。達特安答道。你纔是無禮。我喜歡在這裏。那箇壯士同女人說了句英國話。達特安道。我同你說的是法國話。你爲什麼不拿法國話答我。你雖是這位夫人的兄弟。你却不是我的兄弟。大凡女人都是膽怯的多。見了這事。總要排解的。誰知這箇女人。却不然。他背靠車子。一點也不管。只分付馬夫趕回家去。惟有那俊俏的女僕。却頗着急。馬車走了。只剩兩箇人。面面相對。那箇壯士正要跟馬車走。達特安忽然認得他是在客寓贏了他的馬的那箇人。就跳到馬前。抓住

韉攔住了。說道：你這箇人太無禮了。你且慢走。我還有句話同你說。那英國人說道：哈哈。原來是你麼。你總是不安分的。達特安道：不錯。我還沒報復咧。我要看看你比劍的本事。比擲骰子的本事如何。那人答道：我却沒劍。達特安道：你家裏總有。我有兩把劍。我們擲骰子揀劍。那人道：用不着。我家裏有。達特安道：那更好了。你挑好了。劍。今晚同我會面。那人問道：在那裏會。達特安道：在羅森堡後面園裏。那箇地方最好。那人答道：很好。我是來的。幾點鐘會。達特安道：六點鐘。你有朋友麼。達特安道：我有三箇朋友。那人道：三箇。還真奇怪。我也是有三箇。請問你貴姓。達特安道：我叫達特安。喀士剛人。在德西沙手下當禁兵。請問你貴姓。那人道：我是威脫世爵。薩費爾男爵。達特安聽了。就上了馬。同巴蘭舒跑回巴黎。一直去找阿托士。原來阿托士輪在榻上。還在那裏等行裝。等他自己來。達特安把事告訴他。只有那封信的事沒說。阿托士聽見說是箇英國人。喜歡的了不得。他平生最喜歡的是同英國人打。於是就請了頗圖斯、阿拉密來商量。頗圖斯聽了。就找出劍來。一上一下。一來一往的。向

着牆打阿拉密的詩還沒作完。走到阿托士房裏。關起門來。不許人吵他。阿托士同吉利模打手勢。要酒喫。達特安想了一箇法子。以爲是最妙的。常常的自已微笑。他的這箇法子。究竟好不好。讀者觀後文便知。

### 第三十一回 達特安會密李狄

再說約會的時候到了。四箇朋友帶了跟人。到了羅森堡的園子裏。那時真無旁人。只有箇看羊的。在那裏看羊。他們給了他幾箇錢。叫他領了羊走。叫跟人們四面把守。防生人來攪局。不到一會。那四箇英國人也來了。彼此見了面。四箇英國人都是有爵位的人。聽見四箇法國人的名古怪。也摸不清他們是什麼路數的人。威脫世爵先說道。你們的名字。是看羊人的名字。我們到底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阿托士道。你就曉得。這都是假托的名字了。世爵道。我們很要曉得你們的真名。阿托士道。你們同我們賭的時候。却不要知道我們的真名。世爵道。你的話不錯。不過從前賭的是錢。現在賭的是命。賭錢是同誰人都可以賭的。賭命一定是要同名位相當的。



人阿托士道。這話也有理。就把一箇英國人拉開。把自己的真名低聲告訴他。頗圖斯。阿拉密。也是一樣的告訴了。阿托士問道。你現在知道我的名位。你沒得說了麼。世爵道。沒得說了。阿托士說道。我還有句話。要告訴你。世爵問是什麼話。阿托士道。你不該問我的真名姓。世爵道。這是爲什麼。阿托士道。人家都以爲我是死了的。我却。不願意人家都知道。我又活了。我這件祕密事。不要人知道。除非是我把你刺死了。那箇英國人聽了。以爲阿托士是在那裏開頑笑。誰知他却是真的。阿托士說道。你們都預備好了麼。衆人一齊答道。預備好了。同時八把劍。同閃電一樣的。都出了鞘。就打起來。打的真熱鬧。阿托士是極鎮靜。他在那裏打。就同在書房時習練的時候一樣。頗圖斯因爲在長德里喫了點虧。這趟就加倍的小心。阿拉密還有幾句詩沒作完。着急的很。要結果了仇敵。回去作詩。阿托士只一劍。就把他的仇敵刺死了。頗圖斯傷了敵人的腿。敵人認了輸。把劍獻了出來。頗圖斯扶他上車。阿拉密打得十分出力。敵人招架不住。跑了。讓跟人恥笑他。達特安起先只是守而不攻。得了機

會就把敵人手裏的劍打丟了。敵人往後一退。跌倒在地。達特安跳上前。把劍指着他的咽喉。說道。你的性命在我手裏。我原該結果你的。不過看你的姊妹。李秋密面上。我饒你一死。達特安見想的法子甚好。自己十分高興。這箇英國人很感激達特安饒命之恩。說了許多恭維佩服的話。同他很親熱的拉手。因爲有一箇英國人被阿托士打死了。他們先去照應他。先把他的衣領解開。看看有救沒有一解開衣服。就有一箇錢包從口袋裏掉出來。達特安拾起。交給威脫世爵。這箇英國人說道。你把我做什麼。達特安道。你可以拿去還他的家裏。世爵道。他家裏用不着這箇。他死了之後。家裏承受產業。每年有一萬五千路易進項。你給了你的跟人罷。達特安把錢包放在自己口袋裏。威脫世爵說道。今晚我要帶你去見見我的喀拉力夫人。他在宮裏很有點力量的。將來或者可以幫你的忙。達特安鞠躬稱謝。剛好阿托士走了來。低聲問道。你要那錢包作什麼。達特安答道。我正要送給你。阿托士道。爲什麼送把我。達特安道。你把那人打死。自然是你的。阿托士道。你當我是強盜麼。達特安道。

打仗有戰勝品。爲什麼比劍就不該有呢。阿托士道。就是在戰場上。我也不幹的。達特安道。我們給了跟人罷。阿托士道。不能給我們的跟人。說了。就把錢包摔給威脫的車夫。說道。你們拿去罷。阿托士如此慷慨。衆人都稱讚。只有他們自己的跟人不大高興。威脫告辭走了。先把喀拉力夫人的住址。告訴了達特安。原來是住在洛雅爾街第六號。是條闊人住的街。預先說好了。是晚上八點鐘。威脫到阿托士的寓所找達特安。領他去見喀拉力夫人。再說。達特安不知怎的。總覺得密李狄同他自己的一生。是極有相關的。故此很想去見他。他雖然曉得密李狄是主教的偵探。他却有點被這位美貌夫人迷住了。心裏只怕密李狄認得他是在蒙城同那箇人打過架的。就知道他是反對黨的人。未免要喫點虧。達特安又曉得密李狄同那少年美貌的狄倭達伯爵。有祕密的關係。但是他自己是箇年輕的人。是一點都不害怕的。於是換了一身極光鮮的衣服。裝得極整齊的。先走到阿托士那裏。把事都告訴了他。阿托士很留心的聽了他這番話。在那裏搖頭。說他深入險地。又說道。你原有一

箇十全的美人。現在丟了。又去找別一箇。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我是極戀愛邦氏的。不過我禁不住人都稱讚密李狄。我要去見他。爲的是要趁此打聽他在宮裏到底辦的什麼事。阿托士道。據你告訴我的話看。他辦的什麼事。是極容易曉得的。他自然是主教的偵探。你上了他的圈套。只好留下腦袋把他。達特安道。你只是說敗興的話。阿托士答道。我不相信女人。白頭髮。藍眼睛的女人。更不相信。我上他們的當。是上穀了的。你不是說這位夫人是箇白頭髮藍眼睛的麼。達特安道。你沒看見這箇女人的頭髮。白如銀絲的。阿托士說道。呀。你這箇小獸子。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只要曉得他的詭計。我就同他分手。阿托士說道。你就竭力的去打聽罷。果然到了時候。威脫來了。同達特安坐了一輛極華麗的馬車。不一會就到了。喀拉力夫人很盡禮的歡迎達特安。房子是極講究的。雖然爲得是英法開仗。許多英國人都回了國。惟有這位夫人。還在那裏裝飾房子。可見得打仗的事。同他毫不相干的。威脫引見的時候。同這位夫人說道。我是箇英國人。得罪了他。同他比劍。我的性命在他

手上。他饒了我。你也要謝謝他。密李狄聽了，繃了眉頭，又笑起來。達特安見了，不免打戰。密李狄說道：「我很歡迎你。你爲人慷慨，我永遠的感激你。這箇女人剛纔露出兇惡面貌來。到說話的時候，他聲音却十分柔媚可聽。威脫就把比劍的事說了一遍。密李狄聽了，很不耐煩，臉上很有點着急的樣子。兩隻脚在那裏不歇的敲地板。威脫却一點也不理會。走到桌邊倒酒，請達特安喫。達特安知道推却是不恭敬的，也走到桌子那裏喫酒。兩隻眼却望着鏡子，留心看密李狄。看見他臉上的神氣，更加兇惡。在那裏像發狂的咬手巾。正在這箇時候，那先前見過的美貌女僕開門進來。同威脫說了幾句英國話。威脫就同達特安說是有事，就出去了。達特安同他拉了手，回來同密李狄說話。那時他的神氣安詳了。密李狄就告訴了達特安說，威脫是他的夫兄，並不是兄弟姊妹。他嫁把威脫的兄弟丈夫是死了，留下一子。如果威脫不娶親，就是這箇兒子承受家產。談了有半點鐘。達特安纔聽出來。密李狄並非英國人，原是法國人。達特安談天的時候，一味的恭維。密李狄只是笑。後來達特安

告辭了。下樓梯的時候。又碰着那箇美貌的女僕。女僕的衣裳。碰了達特安。紅了臉。同達特安說了得罪的話。翌日晚上。達特安又來。比昨日更加歡迎。那時威脫不在家。只有密李狄一箇人。在那裏招呼。帶了很關切的意思。問長問短。問他可想在主教手下出力。達特安是箇少年練達的人。聽了這話。在那裏極力恭維主教。就說特拉維原是箇世交。故此投奔他的。若是主教是箇世交。早就該投奔主教。替他出力了。密李狄換了話柄。問他到過英國沒有。達特安就說是特統領曾派他到英國。買了四匹好馬回來。總而言之。達特安一點也不上當。密李狄知道了。遇着箇敵手。談了一回。達特安告辭了。出來的時候。又遇見那美貌女僕。這女僕名叫吉第。兩隻眼不轉睛的看達特安。很露出愛慕的意思。達特安心裏有事。却沒有理會。翌日。達特安又來。後日又來。一連來了數日。一日比一日歡迎得親熱。每來是總碰見吉第。達特安仍然是不甚理會。

### 第三十二回 老狀師之款待

再說頗圖斯那天同人比劍。雖然比得熱鬧。却並沒忘記狀師老婆請他喫飯。翌日一點鐘。穿了極好的衣服。十分得意的走了。他的心在那裏跳。爲的是頭一次到那人家去。看看那裝錢的箱子。他夢裏也夢見了那錢箱好幾回。那箇女人也同他說過好幾回。還告訴他要開把他看。頗圖斯是未有家室的人。現在當軍人。常去的都是酒樓飯館。今天是到人家裏去享受好酒好肉。還有人來巴結他。自然是高興的。况且還當他是箇親熱的表親相待。天天在那裏喫好東西。坐的是首座。說幾句笑話。叫那箇老狀師開開心。叫他把臉上的縐紋笑平了。閒得沒事。還要去教狀師的夥計擲骰打牌。贏他們幾箇錢用。頗圖斯就想。暫時先過過這種日子。倒也不錯。他是聽見人說。狀師都是捨不得錢的。但是他的老婆是不同的。還看得錢不重。頗圖斯一路走。一路胡思亂想。及到了門口。興頭有點差了。原來一進那條過道。是很黑的。樓梯也幾乎看不見。還虧得牆上有幾箇洞。從別人院子裏透進一點光來。上了第一層樓。看見大門上釘了大釘子。同監獄的門彷彿。頗圖斯就敲門。有一箇

瘦長條子。頭髮有好幾天未曾梳的書手。開了門。後頭跟了一箇矮些的書手。還有一箇瘦長條子。末後還有一箇十二歲的小孩子。共總是三箇半書手。也算得是箇闊狀師了。原來柯氏是早已在那裏等候。剛好頗圖斯進來的時候。他也來了。喊道。原來是表親。我的寶貝頗圖斯。請進來。請進來。那班書手聽見頗圖斯三箇字。就在那裏偷笑。頗圖斯瞪了他們一眼。他們就不響了。兩箇人從寫字房出來。就走到住房。那廚房就在寫字房的右手。他們進了客廳。頗圖斯看見那客廳。也不像箇客廳。再偷看那廚房。以爲必然大把火煮熬得熱鬧。誰知却是煙消火滅的。一點聲響也沒有。不像是預備請貴客的樣子。那箇狀師大約是預先知道的。見了頗圖斯的面。一點也不踴躍。頗圖斯走上前。恭恭敬敬行箇軍禮。那箇老頭子扶着藤椅。很艱難的慢慢起來。說道。我們算是表親。那箇老狀師裹了很厚的衣裳。兩隻小眼睛却還有光。看來只有他兩隻眼睛。還有他那板著臉笑的神氣。算是活的。渾身筋絡都不大活動了。兩條腿早已不能走路了。近來這五六箇月。是動不得。全靠老婆幫忙。故



此他見了這箇表親。是很冷淡的。若是早幾年。他還動得了。他這一門表親。是不肯認的。頗圖斯答道。是的。我們是表親。狀師說道。是女人的一面的表親。魔。頗圖斯不領略他這一箇話的意思。在那裏微笑。柯氏曉得狀師說話。是有點意思的。聽聽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自從頗圖斯進來之後。這箇老頭子兩隻小眼。不住的向著他的寫字桌前面一箇木箱看。頗圖斯就曉得這箇就是他夢裏在那裏想的那箇箱子。看見比夢裏的箱子還大些。心裏很高興。老頭子不提表親的話。擡起頭來。頗圖斯說道。我盼望你同我們喫一頓飯。再去打仗。頗圖斯聽了這句話。大失所望。柯氏忙接着道。我們若是不好好的待他。我的表親是不肯再來的。他現在也忙的很。我們總要請他常來纔好。老狀師作出高興的樣子說道。我的腿不濟了。我的腿不濟了。頗圖斯聽了柯氏的話。心裏却很高興。等了一會。飯預備好了。他們就走到飯廳。原來就在廚房對過。房子也是冷落的很。那班書手聞見點菜香。却是件不常有的事。都跑到飯廳。在那裏等。頗圖斯看見那三箇餓狼。小孩子是不在一桌吃的。大

噢一驚。又想到。若是我家裏。總不要這班餓狼聚一處。好像是客人在船上。過了險。壞了船。好幾禮拜沒吃飯的。柯氏把老狀師坐的有輪子的椅子。車到桌邊。頗圖斯還幫忙。老狀師進了飯廳。就嗅起鼻子。舔起舌頭來。同那班書手一樣。老狀師說道。哈。這樣湯的味。好得很。頗圖斯看見那一大盤像清水的湯。面上浮了幾塊麪包皮。就同大海上浮了幾點水藻一般。心裏想道。這種湯有什麼稀奇。柯氏在那裏微笑。使箇手勢。衆人都坐下了。柯氏送湯。先送把老狀師。其次到頗圖斯。其次到自己。以後剩下的麪包皮。都給了書手們。剛到這箇時候。門響一聲。頗圖斯看見那箇小孩子在外頭喫乾麪包。在那裏聞廚房同飯廳的好味。湯喫完了。廚房的老婆子送了一隻煮雞進來。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那班書手看見了。眼珠都幾乎跳了出來。這隻雞是瘦極了。皮却甚厚。沒得牙力。是咬他不動的。他們不曉得從那裏尋來的。也虧他們尋得着這種老皮老骨的雞。頗圖斯唧咕道。我原是箇敬老的。不過燒了喫。或是煮了來喫。我却。不稀罕。他說完了。看看旁人怎樣。原來他們都眼不轉睛的看。

着那隻老雞。柯氏把雞擺在面前。割了兩條雞腿。送把男人。雞頭雞頸。留把自己。割了一只翅膀給頗圖斯。就分付老婆子。把雞拿走了。那班書手。一點也挨不着。另外來了一大盤豆。子上頭擺了許多羊骨。看不見什麼肉。那班書手看見了。只好不響。柯氏把豆子羊骨。揀了些。分給他們喫。等了一會。來了一小瓦瓶的酒。老狀師倒酒。每箇書手一小半鐘。自己也只倒了一小半鐘。就把酒瓶交把柯氏同頗圖斯。那班書手把水倒滿了一鍾。先喫了一半。又添上水。當下頗圖斯在那裏喫雞翅膀。柯氏常常把膝蓋去碰頗圖斯。頗圖斯覺得了。就發抖。喫了一點酒。原是種最賤的酒。向來是沒什麼人喫的。老狀師看見他一點水也不加。就喫了。覺得這箇人太奢侈了。在那裏歎氣。柯氏向頗圖斯道。你要點豆子不要。他說話的意思。彷彿是勸他不喫的樣子。頗圖斯心裏想道。我甯可跟鬼跑。也不喫一粒這種的豆子。却大聲的回答道。謝謝你。我不能喫了。自此以後。桌上就沒人說話。頗圖斯覺得很難受。老狀師獨自一箇人說道。柯奶奶。你辦得真不錯。我們喫的很飽了。我不曉得喫了多少東西。

這句話一連說了好幾遍。老狀師喫的是湯。那隻老雞的兩條黑腿。還有一塊羊骨。上頭沾着看不見的一點肉。別塊羊骨。却連這一點肉還沒有。頗圖斯以爲他們開他的頑笑。在那裏捋鬍子。縐眉頭。柯氏的膝蓋又在桌子底下推他。彷彿是叫他耐煩些的意思。忽然又停住。沒人說話。頗圖斯是莫名其妙。那班書手是明白的。老狀師向衆人看了一看。柯氏向衆人微微一笑。那班書手就都站起來。把喫飯手巾摺好了。點點頭。就出來了。然後柯氏站起來。從櫥裏拿出一塊牛乳腐。有幾箇糖果。還有一塊餅。却是柯氏自己親手製的。老頭子看見了許多的東西。就很高興。頗圖斯很在那裏難過。是因爲喫不飽。他回頭看看那盤豆子。想喫一點。誰知已經拿去了。老狀師喊道。今番真喫得爽快了。頗圖斯偷眼先看看那裝酒的瓦瓶。心裏想的是。有酒。有麪包。有牛乳腐。還勉強可以喫飽。那曉得那箇酒瓶也沒有了。兩箇做主人的。彷彿都不理會。頗圖斯心裏想道。往後的事。也可想而知了。他喫了一點糖果。喫了一口柯氏自製的發黏點心。心裏想道。我今天總算是上了當。只要看看錢箱。

裏頭有好東西。還算得來。老頭子喫完飯。是要睡箇小覺的。頗圖斯以爲他就在飯廳睡。誰曉得他一定還要回到剛纔那房間裏睡。不獨這樣就罷了。還要靠近那箇錢箱睡。還要把兩隻脚踏着錢箱。柯氏把頗圖斯拖到隔壁一間房。說道。我望你一箇禮拜來喫三趟飯。頗圖斯道。謝謝了。你太客氣了。我沒得閒工夫。還要去預備行裝。柯氏道。不錯的。預備行裝。真是討厭。頗圖斯道。你說的預備行裝很討厭。你說的不錯。柯氏問道。你預備些什麼。頗圖斯道。預備的多咧。我們是特別的一營。同瑞士營。禁軍營不同。柯氏道。你告訴我預備些什麼。頗圖斯不能一件一件的說出來。只好說一箇總數。就說道。一齊算起來。大約要……柯氏在那裏很留心的聽。問道。要多少。大約總不能過……說到這裏。住了。不去說數目。頗圖斯道。不過二千五百利華。我想若是省儉點。二千箇利華也彀了。柯氏聽了。喊道。二千箇利華。彀過許多年日子的了。頗圖斯聽見了。很不高興。柯氏也覺得。就說道。我要問你。要預備的是什麼東西。因爲我有幾箇親戚朋友。他們替你辦。總可省了一半。頗圖斯道。我明白。

了。柯氏道：「第一件，你要備匹馬。」頗圖斯說道：「是的。」柯氏道：「我曉得有一匹，剛合你的式。」頗圖斯說道：「哈，馬是算有了。不過還有鞍子等件，是要自己揀的。大約要花到三百箇利華。」柯氏歎口氣道：「三百箇利華麼？就算是三百箇。」頗圖斯微笑道：「我原有一副鞍子等件，是達特安送的。我可白得三百箇利華了。」頗圖斯又道：「我的跟人也要一匹馬。我自己還要一箇皮包。兵器你是不用管的了。我自己有。」柯氏聲音發戰的問道：「你的跟人，還要一匹馬？這却未免太闊了。」頗圖斯道：「你當我是箇乞丐麼？伸直了腰，作出一副驕傲的模樣來。」柯氏道：「我以為一匹好看的騾子，也可以當馬用。」頗圖斯道：「一匹好騾子，是可以用的。我看見過西班牙的闊人，他的隨從人都是騎騾子的。不過你要曉得，騾子是要鳥羽響鈴去配的。」柯氏道：「那箇自然。」頗圖斯道：「還有一箇皮包要置的。」柯氏道：「你不必煩心。我男人有六七箇，你隨便揀一箇就是了。」內中有一箇他最喜歡的。那箇皮包很大，連你這麼大的人都裝得進去。」頗圖斯道：「難道那箇皮包是空的麼？」柯氏見他問的古怪，答道：「自然是空的。」頗圖斯道：「我的寶貝，我要

的皮包是裝滿東西的。柯氏歎了幾口氣。兩箇人又把那些零件都商量妥了。最後柯氏答應了給頗圖斯八百箇利華去包辦。馬同騾是柯氏去辦。一切都商量妥當了。頗圖斯就告辭。柯氏還使出許多手段要留他。他說公事要緊就走了。回到寓所。餓的了不得。在那裏生氣。

第三十三回 密李狄之祕密信

再說。達特安自從會過密李狄數次之後。不由得自己一天一天的深入溫柔鄉。感動起戀愛之情來。阿托士苦苦的勸諫。總是不聽。達特安以爲將來有一天。密李狄自然也要戀愛他的。因此每天必去。有一天晚上。達特安到了。看見女僕站在門裏。見他來了。攔住他。拉住他的手。達特安心裏想道。一定是他的女主人叫他給我幽期密約的信了。心裏很高興。那女僕想說不說的說道。我有幾句話。同你講。達特安道。好寶貝。你說罷。女僕道。在這裏不能說。我要說的是極祕密的話。達特安道。你要怎樣呢。女僕道。你跟我來。達特安道。請你引路。我什麼地方都肯去。女僕道。你就跟

我來。於是吉第拉了達特安的手，領他上一箇螺旋樓梯。一路黑暗得很。開了一道門。吉第說道：請進來。這裏說話，沒人聽見。達特安問是誰的房子。女僕答道：是我的房子。從那一箇門進去，就是女主人的房子。你請放心。他聽不見我們的話。他要半夜纔到那房裏來的。達特安四圍一看，看見這女僕的臥室，倒還整齊。但是他不停的向那一箇門看。吉第知道他的意思，就歎了一口氣，說道：你戀愛我的主人。達特安道：我想得瘋了。我戀愛的意思深了。說也說不完。吉第又歎氣說道：可惜了。達特安道：這話怎麼講。吉第道：我的女主人一點也不想你。達特安道：這句話是你的女主人叫你告訴我的麼。吉第道：不是的。我想還是告訴你的好。達特安道：謝謝你。你的意思是很不錯。不過令我聽了難受。吉第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的話靠不住。達特安道：我有希望的人，自然是不肯相信的。吉第道：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達特安道：除非我親眼看見點實在憑據……吉第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來，說道：你看怎麼樣。達特安趕快問道：是給我的信麼。吉第道：不是的。是給別人的。達特安道：給別人的



麼。吉第道。是的。達特安道。給誰的。給誰的。吉第道。你看信面就知道。達特安看是給狄倭達伯爵的。忽然就想起在聖遮猛的事體來。把信搶了。撕開去看。吉第攔他不住。喊道。你做什么。達特安看那信上說道。我第一封信。你尙未答。你是病了。抑或是跳舞會之後。你就忘了我。現在有機會。你還不能來看我麼。達特安看完信。臉上登時青了。吉第抓他的手說道。可憐見的。達特安。達特安道。你可憐我麼。吉第道。我自然可憐你。我曉得戀愛的情形。達特安很留心的看他道。你曉得戀愛麼。吉第臉紅了。說道。曉得。達特安道。你不要在這裏可憐我。你還是幫我想法報仇。吉第道。什麼樣的報法。達特安道。我要頂替狄倭達。贏了密李狄。吉第道。我不能幫你這箇忙。達特安道。爲什麼。吉第道。有兩層道理。達特安道。什麼道理。吉第道。密李狄是不戀愛你。達特安道。你怎麼曉得。吉第道。你得罪過他。他恨你太深了。達特安道。我沒得罪過他。自從會過之後。我就同奴隸一樣的那裏有得罪他。你這句話怎樣講。吉第道。我也不懂。達特安又很親切的看吉第。覺得他的丰采。着實俊俏。有許多公爵夫人。

還趕不上他。說道：吉第，我曉得你的深意思了。說完，捉着親嘴。吉第臉紅發熱，答道：我曉得你不戀愛我。你剛纔說了你戀愛我的主人。達特安道：第二層的道理，還沒告訴我。吉第道：第二層的道理，是凡戀愛的事，人人都是爲己的。達特安記起吉第常常對着他歎氣的情景來。他爲的是戀愛了主人，就忘了女僕。打鷹的是不去理會小麻雀的。想了一想，他就要借着吉第的戀愛，兩箇串通了。去截密李狄給狄倭達的密信，還可以常常到吉第的臥室來。打聽許多消息。總而言之，達特安是要買了吉第去，想密李狄的法子。達特安就說道：吉第，你要我戀愛你的憑據麼？吉第道：你有什麼憑據把我。達特安道：我今晚陪你，不去陪你的主人。你看怎麼樣？吉第拍手喊道：這樣好極了。達特安就坐在椅子上，說道：我的寶貝，你來，我要告訴你。你是第一美貌的女僕。吉第見他恭維的很有意思，也就信以爲真了。兩箇人談得很高興。時候過得很快。打過十二點鐘，忽然密李狄房裏的手鐘響了。吉第道：主人叫我了。你可立刻要走了。達特安站起來，拿了帽子，像要出去的樣子，忽然開了櫥門，就

跳了進去。藏在那些袍子裙子隊裏。吉第問道：你這是幹什麼。原來達特安把櫃門的鑰匙也拿了。鎖在櫃裏。一句也不答。密李狄在房裏喊道：爲什麼喊你還不來。你睡着了麼。吉第跑進去。一面跑。一面喊道：我來了。我來了。進去之後。房門却沒關。達特安聽見密李狄罵吉第。氣平之後。談起他來。密李狄先說道：今晚我沒看見那箇喀士剛人。吉第喊道：怎麼樣。他今天沒來麼。他就這樣的沒長性。密李狄道：不是的。我把他牢籠緊了。大約是德西沙。不然就是特拉維。把他留住了。吉第道：夫人要怎樣待他。密李狄道：我怎樣待他。你不要管。他幾乎叫主教不理我。我是要報仇的。吉第道：我還以爲夫人戀愛他。密李狄道：我戀愛他。我恨死他了。那箇獸子把威脫的性命抓在手裏。却不去殺他。殺了他。我一年可以多三十萬利華進項。吉第道：我曉得了。夫人的兒子就可以承受家產。不然是要等到成丁的了。達特安聽見這樣美貌的女人。說出這種兇險陰毒的話來。在那裏發抖。密李狄道：若不是主教叫我同他。要好。我早把他收拾了。報了仇。吉第道：他戀愛的那箇女人。夫人還沒怎樣辦他。

密李狄道。你說的那箇欄杆鋪的女人麼。達特安早已把他丟在九霄雲外了。這箇報仇。算不了什麼。達特安聽了。嚇出一身汗。纔知道這美婦人是箇惡鬼。達特安還在那裏聽。原來密李狄已經卸了裝。不談了。末後密李狄分付道。你可以出去了。明天等我那封信的回話。吉第問道。給狄倭達伯爵的信麼。密李狄道。是的。吉第道。這一位似乎同達特安不同。密李狄道。你走罷。我不要聽你說了。達特安聽見。關了門。上了門。吉第進入房。也把門鎖了。達特安從櫥裏走出來。吉第見了。低聲問道。怎麼樣了。你臉上都青了。達特安道。這箇女人見直是箇妖精。吉第答道。別響了。趕快走罷。這裏同那間房。只隔一層板。說話是聽得見的。達特安道。爲的是這箇緣故。故此我不肯走。吉第臉紅了。問道。怎麼樣。達特安道。我等再去。說完了。伸手去摟住吉第的腰。吉第不敢響。響了。隔壁是要聽見的。只好隨他了。再說達特安纏住吉第。專爲的是要報仇。假使達特安不是箇沒良心的人。他得了吉第。原就可以罷手。不過達特安是箇好勝。而又有傲性的人。他原想借着吉第。去打聽邦氏的消息。吉第說不

知道密李狄並沒告訴他。不過人是還沒死。說到密李狄幾乎失了主教的照應的話。吉第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緣故。達特安却想起。從倫敦動身的時候。看見密李狄在一隻船上等出口。他曉得是爲金剛鑽的事。但是這件事。還不算得十分要緊。密李狄最恨的爲達特安饒了威脫的命。再說達特安到了第二天。又來見密李狄。看見他在那裏很生氣。大約爲的是狄倭達沒回信的緣故。吉第走進來。遭主人的罵。吉第看了達特安一眼。彷彿是告訴他。受這些辱罵。爲的都是他。慢慢的密李狄的氣平了。聽達特安在那裏恭維。聽得很有味。還讓他親手。達特安都不管。只要打定主意去報仇。出來的時候。又遇着吉第。又同他到了房裏。知道密李狄罵吉第不小心。爲什麼伯爵就沒回信。還分付吉第。明早九點鐘。拿第三封信。送把伯爵。達特安告訴吉第。先拿信把他看。吉第正是戀愛得滾熱。什麼都答應了。這天晚上。過得同昨晚一樣。先是達特安躲在衣櫥裏。吉第進房。同密李狄卸裝。回到自己房裏。鎖了門。睡覺。達特安等到天亮五下鐘。纔回寓。到十一下鐘。吉第拿信送到寓所來。因爲

他的身體同靈魂。都已經給了達特安的了。何況這封信。達特安拆開信。上面說道。這是第三封信。告訴你。我戀愛你。你要小心。我再寫信。就要告訴你。我恨極你了。你要是真心的悔過。這箇送信的女子。就告訴你。你應該怎樣的來求饒。達特安讀信的時候。臉色變了好幾次。吉第在那裏很留心的看見了。說道。我看出來了。你還是戀愛他。達特安道。不是的。你錯了。我並不戀愛他。我是要想法子去報仇。吉第道。我曉得你報仇的法子了。你告訴過我的。達特安道。只要是我戀愛你就是了。你還管什麼。吉第道。我怎樣信得過你。達特安道。你看我羞辱他。你就相信了。吉第聽了。歎一口氣。達特安拿起筆來寫回信。說道。我現在纔曉得你頭兩封信。是給我的。我原想我不配你這樣關切待我。且我近日很有病。不能回信。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不獨你的信上告訴我。就是送信的人也告訴我。說是你戀愛我。送信的人。用不着告訴我求饒的法子。我自己今晚十一下鐘。就來賠罪。遲來一天。豈不又加我一層的罪過麼。我現在覺得是世界上第一箇快活人。寫完了。還簽了狄倭達的名字。看官要

曉得。這封信總算是箇冒名的假信。寫得也欠斟酌。拿現在的社會程度論起來。達特安的行爲。實在是不體面得很。但是從前社會的程度。本來是低的。不及現在的程度高。達特安曉得密李狄是箇兇險不過的女人。無惡不作的。他就一點不留餘地了。再說。達特安想出一箇法子來。他曉得從吉第的房子。可以進去密李狄的臥室。就是或者辦不到。也只好冒險了。況且再過八天。就要去打仗。只好先下手。不去慢慢的牢籠了。達特安把信封好。交把吉第道。你送給密李狄。就算是狄倭達的回信。吉第臉上變了死灰色。他曉得信裏說的什麼話。達特安說道。這件事。遲早是要鬧穿了的。那時密李狄就曉得他的第一封信。是錯交了我的跟人。第二第三封是我截留了。密李狄一定是闕你出來。還要想別的法子報仇。吉第歎氣說道。咳。我冒這些險。爲的是誰呢。達特安道。爲的寶貝。我曉得你全是爲我。我感激的很。吉第問道。你信裏說的什麼。達特安道。密李狄自然告訴你。吉第哭道。你不戀愛我了。我不快活的很。達特安只好極力的安慰他。吉第哭了好一會。纔收了眼淚。又勸了好一

會纔肯把回信拿去。達特安還應許他。一早就從密李狄臥室出來再同吉第會一會再回寓。吉第只好答應了。

### 第三十四回 阿拉密同頗圖斯之行裝

再說那四箇朋友。因爲去辦行裝。見面的日子就少了。四箇人不得在一處喫飯。只好去到那裏就在那裏喫。不過約好。每禮拜在阿托士的寓所會一次。阿托士是發了誓。不出門的了。吉第找達特安的那一天。是他們聚會的日子。吉第走了。達特安就跑到孚留街。看見阿托士同阿拉密在那裏談道理。阿拉密說是還是當教士穿長袍子的好。阿托士也不去勸他。也不去留他。說是聽從各人自己打主意。他向來是不出主意的。就是人家問他。他是不肯十分就出主意的。他常說道。人家來請教的。原不想跟你的主意去作。不過等到事體辦壞了。好去賴別人。就是了。等了一會。頗圖斯也來了。就告訴他們。有一位很有位分的夫人。要替他辦行裝。還沒說完。摩吉堂進來說。是有極要緊的事。請他回去。頗圖斯道。想是爲行裝的事。摩吉堂道。也



是的。也不是的。頗圖斯道。也是的。也不是的。你說的什麼話。摩吉堂道。請你趕快回去罷。頗圖斯只好同他的跟人走了。再等一會。巴星來了。阿拉密問道。你要什麼。巴星道。有箇男人在寓所等你。阿拉密道。有箇男人什麼人。巴星道。是箇乞丐。阿拉密道。給他幾箇錢。叫他走了。就是了。巴星道。這箇乞丐說。一定要見你。還說你見了他。一定要喜歡的。阿拉密道。他有特別要緊的話說麼。巴星道。他還說是從土爾來的。阿拉密喊道。從土爾來的。我只好走了。我盼望着有要緊的消息。說完就走了。只剩了達特安同阿托士。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你看怎的。我看他們兩箇人的行裝。是有。了。達特安道。我曉得。頗圖斯還勉強的。想得出法子來。阿拉密。我是不替他愁的。阿托士。你贏了那英國人的錢。是花得很慷慨的。你怎樣的打算。阿托士道。我殺了那箇人。我很喜歡的。殺了英國人。算是作了一件好事。至於他的錢。我是不好意思拿他的。達特安道。你的意思。同人不同。又深遠的很。我真不懂。阿托士道。你不要管你。可曉得。昨日特統領到我這裏來。告訴我。說是你同主教保護的幾箇英國人。很要

好。達特安道。若只說是我去見那箇英國女人。那是有的。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箇女人。阿托士道。哦。我曉得了。就是我勸你不要去見的那箇美人。你自然是沒聽我勸。達特安道。我把我爲什麼要同他來往的道理。告訴過你了。阿托士道。你說是。要混幾箇錢來辦行裝。達特安道。不是的。我說這箇女人是串同把邦氏藏起來的。阿托士道。我曉得了。你因爲要找一箇女人。就同別的女人要好。這箇太繞道了。但你自覺着好頑的。達特安原想把事體告訴他。因爲他爲人正派。就不敢說了。阿托士也就不往下問。再說。阿拉密聽見土爾有人來找他。出了門就跑。跟人也趕不上他。他跑到自己的門前。看見有箇衣衫襤褸的人。在那裏候他。就問他道。你要見我麼。那人答道。我要見阿拉密先生。你是他麼。阿拉密答道。我就是阿拉密。你帶了東西來給我麼。那人道。東西是有。不過。你要把一條繡花手巾給我看看。阿拉密從懷裏取出鑰匙。開了一箇盒子。取出手巾來。說道。這就是那條手巾。你請看看。那乞丐道。不錯的。請你先叫跟人走出去。原來巴星已趕到了。要曉得是什麼事。站在門口看。

阿拉密叫他出去了。那箇乞丐見巴星出去了。還四圍的看看見沒旁人。把破衣裳脫下來。撕開裏衣。取出一封信來。阿拉密看見信上的印。高興的了不得。一手就把信搶過來。拆開看。信上說道。天公不作美。叫我們不能長在一處。又要分離幾時。然少年得意之日方長。你只管安心去打仗。我作我的。送上一分微禮。請你收了。但望你早日立功。常常的想念我。那箇乞丐又從衣裏拿出一百五十箇西班牙的雙畢士度來。擺在桌上。恭恭敬敬的鞠躬就走了。阿拉密也趕不及。阿拉密重新又讀那封信。讀了好幾遍。原來信後。還有一行。說道。你要好好的待送信的人。他是一箇伯爵。是西班牙的闊人。阿拉密跳着喊道。好夢來了。前程也有了。不錯的。我們的年紀都還輕的。一同過快活的日子還多咧。我的頂慈心頂可寶的心愛女人說完了。很用勁同那封信親嘴。連桌子上的金錢也不看。巴星在那裏敲門。阿拉密開了。讓他進來。看見桌子上的金錢也糊塗了。他原來是進來報達特安的。糊塗的也忘了。達特安因爲要打聽這乞丐是什麼人。故此跑了來。看見巴星不替他報名。只好

自己跑進去了。說道。如果土爾送來的鮮果。有這樣好。我是很要感激那管果園的人了。阿拉密不願意說那些金錢是從那裏來的。就說道。這是書店送來的錢。這就是你聽見我說單音字那首詩的酬勞。達特安道。是麼。你那箇開書店的朋友。倒肯花錢。巴星聽了。插嘴道。這是作詩得來的錢麼。這樣看來。你比某某兩位詩家還出名了。你應該去作詩人。不要當教士了。我求你改了。去作詩人罷。阿拉密道。我們談得好好的。你來打什麼叉。達特安微笑的說道。呀。你得了許多錢。真是好運氣。你却要小心。不然你口袋露出來。那封信。是要丟了的。大約那封信。也是書店來的。阿拉密聽了。紅了臉。把信收好。衣襟扣起來。說道。達特安。我們去找他們罷。我今天有了錢了。我請大家喫飯。等你有了錢。你請我們。達特安道。極好了。我們許久沒在一起喫飯了。我今晚要作一件冒險的事。多喫兩杯好酒也好。阿拉密高興的很。喊道。好極好極。要喫好酒。我表同情。怕什麼。阿拉密得了信。有了錢。却把當教士的話都忘了。他帶了幾箇大金錢在身上。其餘的都裝在盒子內。同繡花手巾。裝在一處。兩箇

人就到阿托士那裏。阿托士是發了誓不出門。他們只好把酒菜弄到他房裏來。因爲阿托士是講究喫喝的。他們兩箇人就請他定酒定菜。出去找頗圖斯。走到半路。碰見摩吉堂。趕了一匹馬一匹騾。臉上很不高興。達特安忽然認得那匹黃馬。是他初到巴黎的時候賣了的。說道。阿拉密。這就是我從前那匹黃馬。你看看。阿拉密道。好難看的牲口。達特安道。我初到巴黎。騎的就是這箇馬。摩吉堂問道。你曉得這馬的來歷麼。阿拉密道。這箇馬的顏色。實在稀奇。我從來却沒見過。達特安道。我相信你的話。我因爲這樣。纔肯三箇柯朗賣了的。阿拉密道。人家買這箇馬。想是爲他這層皮。身子是沒用的。達特安問道。摩吉堂你打那裏弄來這樣的馬。摩吉堂道。少提起這件事罷。越提越生氣。這都是那位公爵夫人的男人辦的。達特安道。怎麼樣。摩吉堂道。我們很有一箇公爵夫人照應。主人不許我說他的名字。我只不說了。這位公爵夫人。請我們受一匹頂好的馬。頂好的騾。誰知他的男人知道了。半路上奪回去。換了這兩條來。達特安道。你現在是把兩箇牲口送回去麼。摩吉堂道。他應許我

們好的。我們不能收壞的。達特安說道。不錯的。我倒很想看看頗圖斯騎在這條黃馬上。你就看見我當初到巴黎的樣子了。摩吉堂。你不必等了。你辦你的事罷。你的主人。在家麼。摩吉堂道。在那裏很生氣。說完了。達特安他們兩箇人。去找頗圖斯。到了寓所。去搖門上的鈴。頗圖斯原看見他們來了。却不去開門。摩吉堂把那一騾一馬趕到狀師家門前。他的主人分付他。把兩匹牲口拴在門環上。就回來。他就一一照辦了。跑回去告訴主人。都說那兩匹牲口。原沒喫東西。到了這箇時候。就鬧起來。老狀師叫小夥記去看。是誰的牲口。柯氏認得是他送表親的一分禮。不曉得爲什麼又送回來了。原來摩吉堂回來。把達特安認得那匹黃馬。三箇柯朗賣把人的話。告訴了頗圖斯。頗圖斯很生氣的。跑來告訴柯氏。同柯氏約好了。在教堂相見。他就告辭。老狀師知道他一定要走的。就苦苦的留他喫飯。柯氏到了時候。果然就在教堂等候。知道頗圖斯一定要責備他的。心裏很放不下。頗圖斯果然大生氣。什麼責備的話都說到了。柯氏說道。我原是爲好。有一箇托我們打官司的人。欠了我

們的錢沒得還。我看見他有一騾一馬。就牽來抵帳。他還告訴我說是兩條頂好的牲口。頗圖斯道。那箇人如果欠你們五箇柯朗。他拿這兩匹牲口來抵帳。他就是箇光棍。柯氏道。如果是買得便宜。也不算什麼。頗圖斯道。原是的。不過你樣樣都是這樣計較起來。你却不要怪我去找別的手段。闊綽些的朋友說完了。就要走。柯氏道。都是我不該。我不該去買這樣的賤牲口。送給你這樣出色的朋友。頗圖斯不響。彷彿是沒聽見的。柯氏就覺得頗圖斯身邊。彷彿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着他。要送他錢。柯氏說道。你等等。不要着急。我們再商量。頗圖斯道。同你商量。是沒用處的。柯氏道。你告訴我要什麼。頗圖斯道。不要什麼。我不同你要了。柯氏捉住頗圖斯的手。哭道。我那裏會相馬呢。頗圖斯道。你爲什麼不交把我辦。我還懂得點。你要省錢。要自己辦。柯氏道。是我錯了。我還可以補救得來。頗圖斯道。你有什麼法子。柯氏道。今晚老狀師要去某公爵家。商量事體。至少也耽擱兩點鐘。你今晚來我家裏。是沒得別人了。我們慢慢的商量。頗圖斯道。很好。你這纔明白過來了。柯氏道。你饒了我麼。頗

圖斯道。再看罷。於是兩箇人約定了晚上再見。就分了手。頗圖斯心裏想道。老狀師的箱子。可以到手了。

### 第三十五回 達特安報仇之法

再說到了晚上九點鐘。達特安照常的去見密李狄。看見他很高興。一見就知道密李狄是得了狄倭達的回信。在那裏歡喜。等了一會。吉第拿了點心進來。主人對着他笑。他却很不快活的。都不理會。到了十點鐘。密李狄就坐臥不安起來。站起來。看鐘。又坐下了。彷彿是要達特安告辭意思。達特安站起來。拿了帽子。密李狄同他抓手。抓得加倍親熱。達特安出來的時候。心裏想道。這箇女人。戀愛狄倭達。想到瘋了。這一趟。吉第却並沒等他。他就跑上樓去找吉第。看見他的頭藏在兩手裏哭。聽見達特安進來。也不擡頭。達特安就去抓他的手。他還是哭。原來密李狄果然把回信裏頭的話。告訴了吉第。還說他送信有功。賞了他一口袋的錢。吉第氣得了不得。進了房。就把錢袋擗在樓板上。達特安看見樓板上有四五箇金錢。達特安極力的



在那裏安慰他。他擡起頭來。看見他滿面眼淚。一語不發。心裏着實難過。達特安雖是箇鐵石心腸的人。這時候也軟了些。不過他一心要報仇。別的事體是攔不了他的。他聽見說密李狄分付吉第把房裏的燈火都滅了。天沒亮就要讓狄倭達出去。他心裏更得意。等了一回。密李狄進了臥室。達特安就躲在衣櫥裏。密李狄就搖手鐘。吉第進去了。關了門。聽見密李狄詳細的問他見着伯爵時候的情形。再等一會。密李狄叫吉第滅了燈。回去自己房裏。達特安從門上鑰匙洞裏。看見滅了火。就跳出來。那時吉第正在關門。密李狄問道。是什麼響。達特安在門外應道。我是狄倭達。吉第把手去攔。他低聲說道。還沒到十一點鐘。密李狄聲音發抖的說道。伯爵你爲什麼還不進來。我在這裏盼望你呢。達特安把吉第輕輕的推開。就進了密李狄的臥室。他原不是密李狄心愛的人。現在聽見密李狄對他說了許多戀愛的話。却戀愛的別人。並不是他。他聽了十分難受。也同吉第在自己房裏受罪差不多。密李狄說道。伯爵。我看你的眉眼。知道你戀愛我。我現在很高興。知道你是真情。不是

假意我明天就要你戀愛我的真憑據。你現在收了這箇。却不要忘了我。說完就從自己指上脫了戒指。交把達特安。達特安從黑暗裏。雖看不出來。他却曉得密李狄平日戴的戒指。是箇青寶石鑲金剛鑽的。很值幾箇錢的。他原想不受的。但是密李狄已經同他戴在指上。一面戴一面說道。你戴了。作箇記念。況且你收了。我心裏就很高興。達特安正想把一切事由告訴他。要告訴他自己的真名姓。還要把復仇的話一說。不料密李狄先說道。謝天謝地。那箇喀士剛人。沒把你刺死。我怕你現在傷還沒全好呢。達特安不知所答。只好說道。是的。我還覺得很痛。密李狄道。不要緊。你的仇是早晚就要報的。達特安心裏想道。我却不能把真名姓告訴他了。雖然他心裏是這樣想。他却禁不住被這箇女子迷了。他若不是親歷其境。是萬想不到。仇恨同戀愛。是可以同然並存的。他聽見打一下鐘。知道是要走的了。很捨不得的同密李狄分手。兩箇人約好了。下禮拜再會。可憐見的那吉第。原望同達特安見面。說幾句話的。不料密李狄自己送達特安到樓梯口。吉第的話。就沒機會說了。翌日。早上。

達特安去找阿托士把昨晚上的事體都告訴了他。阿托士聽了搖頭說道：「你那箇英國女人，雖然是箇極壞的女人，你却不應該騙他。你同他結了不解之仇了。」阿托士一面說，一面看那青寶石鑲金剛鑽的戒指。那王后賜的戒指，是已經收起來了。達特安道：「你看我的戒指。」阿托士道：「是的，倒像我家裏的東西。」達特安道：「是箇很好看的東西。你說是不是？」阿托士答道：「好得很。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兩塊這樣的青寶石。你拿金剛鑽戒指同他換的麼？」達特安說道：「不是的，是那箇英國女人送我的。他實在不是英國人。他是在法國生長的。」阿托士很動了情的問道：「密李狄送你的麼？」達特安道：「他昨晚送我的。」阿托士道：「讓我細細看。」達特安除出來遞把他。阿托士道：「不解就是那箇戒指。怎麼樣會到了喀拉力夫人的手上？天下會有這麼樣相像的戒指，是令人難信的。」達特安道：「你認得這箇戒指麼？」阿托士道：「我原想是認得的。大約是我認錯了。」就把戒指還了達特安。說道：「我請你把戒指收起來，不要叫我看見。我看見了，引起許多難受的記念來。我看見了，是同你說不出話來了。你不是來

同我商量事體的麼。你說是遇着了爲難。不曉得怎樣辦。等一等。讓我再看看那戒指。我還記得那塊寶石。有一面有點擦裂的痕。達特安又除下來交給他。阿托士看一看。打了一戰。指着寶石。告訴他道。這豈不奇怪麼。達特安問道。阿托士。你當日怎麼樣得着這戒指的。阿托士道。我從我母親手上得來的。是我的祖母給我母親的。這算是件傳家寶。不該出了我們家門的。達特安很遲疑的問道。你可曾賣過。阿托士道。沒有。有一晚上。我送把人。當是戀愛的記念。就同人家昨晚送你的一樣。兩個人停了一會。沒說話。達特安把戒指收在口袋裏。後來阿托士一隻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說道。你曉得我最疼你。我現在要勸你。就同勸我自己的兒子一樣。你那箇女人。是要丟開的。那箇女人。我却不認得。我曉得這箇女人。是近他不得的。不管是誰。近了他。一定是要惹大禍的。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我從今以後。不去近他了。我老實說。他叫我害怕。阿托士道。你有這箇力量。能彀罷手麼。達特安一點無疑的答道。我有把握。阿托士道。我聽了。很歡喜。我只盼望你兩箇人。後來不碰在一處。免致

害了你的前程。達特安告辭了回寓。看見吉第在那裏等。吉第哭了一夜。擔了一夜心事。臉色全變了。比害了一箇月大病的還利害。現在他是奉了主人的命。去問狄倭達伯爵。幾時再來。吉第就找達特安。臉都青了。在那裏發抖。等達特安的回信。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又想起是已經算報了仇。他就拿定主意。不再去了。立刻拿起筆來寫回信。信上說道。你別盼望我來赴約。因為我同別人的約會還有許多。總要等過幾時。纔得有空。等到幾時輪到你。我自然告訴你。寫完了。又假冒了狄倭達的名字。簽了。達特安却沒提起青寶石戒指的話。大約他要留下這隻戒指。作抵制密李狄的東西。也許他留下了。將來拿去變賣。這却是無賴的行徑。不過看官要知道。當日的情形。同現在不同。再說達特安把信給吉第看。起初還不大懂。後來明白了。很高興。雖說密李狄的脾氣甚暴。看了這封回信。是要大生氣的。吉第只好不管了。女人的脾氣。不問怎麼樣好。喫起醋來。是不管的。吉第故此就歡歡喜喜的回去送信。果然密李狄纔讀了幾箇字。就大生其氣。把信抓縲了。向吉第說道。這是怎

麼講。吉第發抖的答道。這是給你的回信。密李狄喊道。決不是的。沒有的話。但凡是箇上等人。都不能寫這種信給女人的。忽然得了一箇意思。半響的說道。難道是他看出……說不完。就停住了。在那裏咬牙切齒。臉上氣的死白色。想起來。到窗子那裏去。透透氣。四肢却在那裏發抖。伸出手來。又往後靠着榻。吉第以爲他暈倒了。去同他解衣裳。他推開吉第說道。你作什麼。你爲什麼摩我。吉第答道。我以爲你暈倒了。來帮忙。密李狄道。暈倒了。你當我是箇柔弱無能的女人麼。我受了人家的羞辱。是不會暈的。我是要報仇的。說完了。擺擺手。叫吉第出去。

### 第三十六回 密李狄報仇

再說那天晚上。密李狄分付說。達特安來了。讓他進來。達特安却沒來。翌日。吉第去把事體告訴了達特安。他聽了。覺得報仇報得好。只是笑。到了晚上。密李狄又分付讓達特安來見他的話。却又沒來。明早。吉第又去見達特安。臉上很有點發愁。達特安問他什麼緣故。吉第就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達特安見是密李狄寫把他的。

不是給狄倭達的。就拆開來看。信上說道。你快要走了。還不來看看朋友。是很不講交情。我同我的夫兄。等了好幾天。要見你。你今晚能來麼。達特安看完了。說道。果不出我的所料。去了狄倭達。他就同我要好起來。吉第問道。你要去麼。達特安要借口破戒。就說道。你可曉得。他這樣請我去。我不能不去。我若是從此不去。他要犯疑的。他不曉得要怎麼樣的報仇。吉第說道。你不管作什麼事。總要找出許多道理來說。你作的不錯。這一趟。你自然是用自己出頭。去牢籠他。如果他要你。事體是更不妙了。達特安拿話去安慰他一番。應許他再不着迷了。分付他回去說。晚上就來。却不。敢寫回信。恐怕認出筆跡來。晚上九點鐘。達特安到了。吉第去通報。密李狄就分付。如果再有人來。都回他說不在家。達特安看見密李狄。臉色帶青。有點疲乏的樣子。達特安先同他問好。密李狄說很有點病。達特安道。我來得不好。你想歇歇了。我就走罷。密李狄道。你不要走。你同我談談。我倒覺得舒服。達特安想道。他今晚同我十分要好。我却要小心。果然密李狄使出許多手段來。談得十分有味。眼上臉上都很

有精神。達特安又被他迷住了。後來越談越投機了。密李狄問他有女相好沒有。達特安歎口氣道。你還要問。我自從見了你後。我活在世上。總爲的是你。密李狄笑道。你當真戀愛我麼。達特安道。難道你看不出麼。密李狄道。也許看出一點。你可曉得。值得去贏的人。不是一天就到手的。達特安道。我什麼爲難都不怕。只要人家報答我的戀愛。密李狄道。只要是真的戀愛。沒有做不到的。達特安道。沒有做不到的麼。密李狄道。沒有做不到的。達特安心裏想道。他換了一副手段了。難道他真同我要好。再送我一隻青寶石戒指麼。達特安把椅子挪近些。密李狄道。你做件什麼事。當戀愛我憑據呢。達特安道。只要你說你分付了。我就去做。密李狄道。我分付你。你都肯做。達特安道。什麼都肯作。嘴裏只管答應。心裏想想。我就先答應他。也沒什麼大不得了的。密李狄叫他把椅子再挪近些。說道。你聽着。達特安道。我留心聽了。密李狄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一箇仇人。達特安裝出詫異的樣子來。問道。你這樣好。這樣美貌的人。會有仇人麼。密李狄道。我有一箇勢不兩立的仇人。他羞辱了我。不止一



次了。我非要他的命。不能報這箇仇。你肯帮我忙麼。達特安登時就曉得他指什麼人就答道。極肯帮忙。密李狄道。很好。你既肯帮忙……達特安道。怎麼樣呢。密李狄等了一會。答道。你就不用說做不到的事了。達特安聽了。跪在地下。去親他的手。說道。你叫我心裏真快活。密李狄心裏想道。讓他先去殺了狄倭達。同我報了仇。我自然有法子。把這箇大獸子撇開了。達特安心裏想道。他很薄待我幾次。現在又來同我要好。這箇女人什麼都做得出來的。想了一想。說道。你要我做什麼。密李狄道。你的兩膀很有力。很出名的。你肯幫我忙麼。達特安道。自然。密李狄道。我該怎樣酬答你。我曉得的。有了愛情的人。是望酬報的。達特安又挪近些。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却不敢相信。真有這樣快活的事。密李狄道。爲什麼不相信。只要你值得。你就可以得着酬報。達特安道。你只管分付。我就去做。密李狄道。你真去做麼。達特安道。你只要把那人的名字告訴我。那箇害你滴淚的人。密李狄道。你怎麼曉得我滴淚的。達特安道。我猜的。密李狄道。我這樣的女人。是不滴眼淚的。達特安道。很好。你把名

字告訴我。密李狄道。這却是我的祕密事。達特安道。我總要曉得。不然叫我何從下手。密李狄道。不錯。你看看。我是很相信你的。達特安道。我快活極了。你把名字告訴我。密李狄道。你已經知道的了。達特安道。不是我的朋友麼。密李狄兩眼冒火的喊道。假使是你的朋友。你就不去做了麼。達特安知道他的意思。就答道。就是我的親兄弟。我也是要做的。密李狄道。你這樣忠心。我很喜歡。達特安道。你只喜歡我這一點麼。密李狄抓了他的手。說道。我戀愛你呢。達特安覺得渾身打戰。渾身都發熱。就把他的手抓住了。說道。你真戀愛我麼。密李狄讓達特安親了嘴。却不去親達特安的嘴。達特安覺得密李狄的嘴。其冷如冰。同親石人的嘴一樣。故意露出很快活的意思來。裝得十分像。好似狄倭達在眼前。他就要馬上刺死他。密李狄就低聲告訴他道。我的仇人。就是狄倭達。達特安喊道。我曉得的。密李狄抓着他的手。很着急的問道。你怎樣會曉得的。達特安知道說錯了。密李狄又問道。你怎樣曉得的。達特安道。我怎麼曉得的麼。密李狄道。我要問你。達特安道。因為他把一隻戒指給我看。說

是你給他的。密李狄喊道。這箇沒良心的反叛。達特安說了這句話。也覺得不對。不過是已經說出來。沒法子了。密李狄道。你打算怎樣。達特安道。我同你報仇。密李狄道。我謝謝你。你幾時動手。達特安道。明天立刻隨你分付。密李狄原想叫他立刻去。不過不好意思說。況且還要預備。不叫狄倭達知道。也要叫他來不及解說。達特安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明天一定同你報仇。不然我自己死了。密李狄道。那是不用怕的。我曉得他是箇懦夫。達特安道。也許他對女人是箇懦夫。對待男人却是很有膽的。密李狄道。你前次同他打。是你贏了。達特安道。運氣是說不準的。上一次是我的運氣好。明天的運氣。許是不好的。密李狄道。難道你不敢去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也許被他打死的。你不先給我點好處。却是不公道。密李狄看着他。很柔媚的說道。我自然不能不答應你的。達特安低聲答道。你是箇神仙。密李狄道。樣樣都算商安了。達特安道。只有你應許我的好處。密李狄道。我已經應許你了。達特安道。我明天就許永遠不能再來見你了。密李狄道。別響。威脫來了。你不要讓他看見。密李狄搖

手鐘吉第進來。密李狄領達特安到牆邊藏着的一箇私門。說道：你從這箇門走。我們等等再談。吉第讓你進來。吉第聽了這兩句話。幾乎暈倒了。密李狄說道：吉第。你爲什麼站在這裏不動。同石人一樣。你領這箇客人出去。到了十一下鐘。再讓他進來。達特安心裏想道：原來密李狄最喜歡的是晚上十一下鐘。密李狄伸出手來。達特安親了手。跑下樓去了。也沒聽見吉第怨望他的話。一路上想道：我却要小心。這箇女人是什麼都不顧的。

### 第三十七回 密李狄之隱事

且說達特安一直出來。並不到吉第房裏去。却有兩層道理。第一層。他是怕吉第怪他。又怕他留他。第二層。他一心在密李狄身上。就盤算怎樣下手。達特安是被密李狄迷住了。那是無疑的了。密李狄却並不想他。達特安原想回寓寫信。把前後的事體告訴他。然後說明。爲什麼他不好去把狄倭達刺死。他却遲疑的。不去寫。爲的是他要用自己的名字。去降伏這箇女人。不肯把報仇的念頭丟開了。他就在那門前。

大地走了六七趟。常常擡頭看密李狄的樓窗。看見還有亮。知道是還沒去睡。後來燈却滅了。他又走進那房子。到了吉第的房間。吉第曉得他的意思。自然是要攔他。不料密李狄在房裏。留心聽。等着他。聽見他來了。就喊道。進來。達特安就進去了。吉第大喫起醋來。原想跑進去。把什麼事體都要說出來。想想。鬧出來。更不好。就忍住了。沒進去說。當下達特安所要的事體。到了手了。算是密李狄的一箇情人。達特安原也曉得這箇女人。不過是暫時利用他的。等到殺了狄倭達。就要推開他的。就許把他也殺了。也是難說的。不過達特安當下以爲密李狄是真戀愛他。只顧眼前的快樂。却把這箇女人的兇險性質忘記了。但是密李狄一心。只要報仇。過了一會。就問達特安。想箇什麼法子。去同狄倭達比劍。達特安當下只管快活。就說當下不能談這件事。況且在他面前也不便談。密李狄聽見他把這緊要事。看得不甚要緊。就害怕起來。一定要他想出箇法子。達特安以爲可以勸他。叫他饒了狄倭達的命。纔一開口。密李狄帶了很瞧不起他的意思。說道。我看你是沒膽子。達特安道。你怎麼

還疑我沒膽子。我不過是要告訴你。狄倭達未必十分得罪你。密李狄道。他騙了我。這就穀了。我一定要他的命。來贖他的罪。達特安道。既然如此。他一定就要死。說話說得很認真的。密李狄果然就相信他了。到了快天亮。密李狄就催他走。分付他趕快去同他報仇。不要耽擱了。達特安道。我就去辦。不過還有一件。密李狄道。什麼。達特安道。你當真是戀愛我麼。密李狄道。你還問什麼。我不是給了你憑據了嗎。達特安道。我想是的。不管怎樣。我的身體靈魂都是你的了。密李狄道。我的大膽子的情人。我就望你趕快去。做出你一心爲我的憑據來。達特安道。那箇自然。但是你既戀愛我。你不替我擔心麼。密李狄道。我爲什麼要擔心。達特安道。我也許受了重傷。或者死了。也未可知。密李狄道。你是箇最會比劍的。萬受不着傷的。達特安道。你一定要我。去比劍的了。據我看來。是用不着的。別的報仇法子。你是不要的了。密李狄看了他一眼。達特安趁着天的微亮。看見這一眼。十分的可怕。密李狄道。我看你是不甚着急的。達特安道。我是很着急的。不過我倒可憐起狄倭達來。因爲你既然不

戀愛他。他也不算受穀罪了。密李狄道：你怎麼曉得我不戀愛他。達特安使出牢籠的手段。重說道：我現在相信你戀愛別人了。我倒有點可憐那伯爵的意思。密李狄道：你爲什麼可憐他。達特安道：我因爲曉得……密李狄道：什麼。達特安道：他沒怎樣得罪你。密李狄問道：這是怎講。達特安拿定主意。要告訴他真情。說道：我是箇講體面的男子。我知道你戀愛我是靠得住了。是不是。密李狄道：自然是靠得住的。你請講罷。達特安道：我要在你面前。供我的罪狀。密李狄道：你供罪狀。達特安道：假使你

不戀愛我。我是不肯供的。現在你戀愛我。是不是。密李狄道：你曉得的。達特安道：如果我因爲戀愛你。到了連命都不要的地位。作了一件得罪你的事。你是饒我的。密李狄道：也許饒的。達特安微笑了。作出戀愛的樣子來。還要去親他的嘴。他躲開了。臉色略青了。問道：你供你的。達特安說道：禮拜四晚上。狄倭達到你這房子來了一趟。是不是。密李狄一點也不遲疑。臉色一點也不改。答道：沒有的事。假使達特安是沒有真實憑據的。也就要相信他的了。但是他是有憑據的。就說道：我的迷人精。你

要騙我了。密李狄道：你說什麼？你要講解把我聽。難道你要嚇死我麼？達特安道：你不要害怕。你沒做過害我的事。就是做了。我也饒你。密李狄道：我不懂。請你解說。達特安道：狄倭達沒得什麼大不了的。密李狄道：什麼？你自己告訴我。那箇戒指……達特安道：戒指在我這裏。我供出來罷。禮拜四的狄倭達。同今天的達特安。就是一箇人。達特安年紀尙輕。這次却狀得很。以爲把實情告訴他。他不過詫異一會。害羞一會。或者生點氣。哭一場。就完了。誰知這次大錯了。密李狄不聽便罷。聽了這幾句話。臉色青了。跳起來。用盡力去打達特安的胸口。跳離了牀。達特安因拉住他。一手捉着他的長衣。那衣料是很薄的。達特安用力過大。肩膀上撕破了。看見那條極可愛的玉臂上。刺了一朵花。原來這箇女人。是犯過大案的女犯。達特安大驚。鬆了手。說不出話來。密李狄看見自己的最祕密的隱事。被他知道了。就登時同野獸被傷的一樣。跳起來。喊道：被你看出了我的隱事了。一跳就跳到粧檯旁邊。向盒子裏。拿出一把金柄尖刀來。就刺達特安。達特安看見了。也害怕起來。退後一步。靠住牆。拔出



劍來。對着密李狄的咽喉。密李狄拿手來奪劍。達特安躲開。拿劍對着密李狄。一面退向房門。密李狄大喊。拿小刀來刺。達特安說道。你別動手。不然我要在你臉上刺一朵花。密李狄一面喊。一面趕緊要刺他。他招架着。退到房門。吉第從夢中驚醒。開了門。達特安跳進去。把門關了。兩箇人用死力頂着門。密李狄也用盡死力推進來。推不開。用小刀戳門。門也戳透了。露進刀尖來。達特安對吉第說道。你想法救我出去。不然他喊起跟人來。把我殺了。吉第道。你身上沒衣服。怎好出去。達特安纔曉得自己沒穿衣服。說道。你隨便把衣服給我穿上。不要耽擱了。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吉第拿了一件自己穿的花袍子。一件帽子。一件袍罩。一雙撻鞋。達特安穿上了。却沒穿襪子。就跑下樓去。開了大門。跑了出去。密李狄正在樓窗上喊。不許開門。

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辦行裝的錢

再說達特安出了大門。那開門的纔知道放跑了人。達特安一路的跑。密李狄在樓上看見了。就暈倒了。達特安來不及管吉第。在街上跑。一直跑到阿托士寓所。跑上

樓敲門。吉利模驚醒了。起來開門。達特安往裏跑。把吉利模推倒了。吉利模是向來不大說話的。被他推倒了。喊道。你這箇不識羞的女人。幹什麼。達特安把蒙頭的東西露了一點出來。手上露出劍來。吉利模看見他的鬍子。纔曉得他是箇男人。以爲他是箇刺客。登時喊道。救命呀。救命呀。達特安說道。馱子。別響。我是達特安。你不認得麼。你的主人在那裏。吉利模道。你是達特安麼。決計不是的。阿托士穿了睡衣。正要出來。說道。是你說話麼。一面走出來。說道。你別響。吉利模的手指着達特安。阿托士認得他的朋友。看見他穿着女人的衣服。臉上兩撇黑鬍子。不禁大笑起來。達特安道。不要笑了。這件事却不是笑的。阿托士見他臉都青了。說道。你臉色不對。你受了傷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纔受過一番頂可怕的危險來。阿托士關了門。問道。你趕快說。王上死了麼。或是你殺了主教麼。你告訴我。叫我放心。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聽。我把那最可怕的情狀告訴你。阿托士道。你先穿起這件衣裳來。達特安穿好了。阿托士道。請你說。達特安低聲同他說道。密李狄肩膀上刺了一朵花。阿托士喊道。

有這箇事麼。說話的時候。好像刀子挖了心的一樣。達特安道。你從前說過的那箇女人。你可曉得的確是死了麼。阿托士道。那一箇。達特安道。你在阿密安告訴我的那一箇女人。阿托士把頭伏在兩手裏。在那裏哼。達特安道。我說的這箇女人。今年大約二十七歲。阿托士道。頭髮是白色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他的眼睛藍的很奇怪。眉毛是黑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問道。身材頗長。樣子很苗條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左邊缺了一隻牙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問道。肩膀上刺的花。小而紅。好像是想過法子去弄丟了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我聽見你說他是箇英國女人。達特安道。他說法國話。同法國人一樣。威脫世爵。不過是他的夫兄。阿托士道。我要見見這箇女人。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要記得。你已經想殺過他一次。這箇女人。有了機會。是要報仇的。阿托士道。他看見我。是不敢說一句話的。達特安道。這箇女人。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你看見過他生氣麼。阿托士道。沒看見過。達特安道。他見直是箇母老虎。我恐怕他恨極。我們兩箇人。要報仇的。達特安就把事

體都告訴了阿托士。又把兇很的行爲。同要報仇的意思。都說了。阿托士道。他曉得我還活着。一定是要謀殺我的。不過我們就要動身到拉羅諧爾去打仗。只要我們動了身……達特安道。阿托士。他若是知道了。他就是到了天盡頭的地方。也要找你的。讓他拿我報仇罷。阿托士道。他殺了我。有什麼要緊。我的性命。看得很不重的。達特安道。其中還有別的陰謀。我看得他是主教的偵探。阿托士道。如果是的。你却要十分小心。就使主教稱讚你到倫敦一趟。辦的好。他因爲你破了他的奸計。是萬不肯饒你的。你以後不管在什麼地方。作什麼事。你都要加倍留神。就是你看見自己的影子。也要防備的。達特安道。好在我們只要等過了明晚以後。我們遇見的仇敵。都是在青天白日裏的了。阿托士道。看來我不如不躲藏了。同你一路到福索街去罷。達特安道。很好。不過我不能這樣出去。阿托士道。不錯的就搖了手鐘。叫吉利模跑到福索街去拿達特安的衣裳來。阿托士道。這件事。却沒幫你去辦行裝。我看你的好衣裳。都留在密李狄房間了。他不見得送還與你。好在你有箇青寶石的戒

指。達特安道。那戒指是你的東西。你不是說。那是你們傳家之寶麼。阿托士道。是的。我先父告訴我。說那戒指值二千箇柯朗。是他娶我母親的時候。給我母親的。我母親給了我。可惜了。我把這件傳家之寶。給了那箇女人。達特安道。你既然看這箇戒指。看得這樣重。你就拿回去罷。阿托士道。到過那箇女人手上。我還要麼。達特安道。不如賣了罷。阿托士道。我母親的東西。我不能賣的。達特安道。不如先當了罷。至少也可當一千箇柯朗。先拿錢去辦行裝。等你有了錢。再去贖。阿托士笑道。達特安。你是箇頂好的同伴。你總是高興的。戒指當了。可使得。却有一層。達特安道。什麼。阿托士道。我們當了一千箇柯朗。要兩份分。達特安道。這却使不得。我的禁兵行裝。用不着多少錢。我把鞍子等件賣了。儘數了。我不要什麼。只要買匹馬給巴蘭舒。你不要忘了。我還有一箇值錢的戒指。阿托士道。你看那一箇戒指。比我看見的。還要重些。達特安道。是的。到了不得了的時候。是很有用的。不獨那金剛鑽是值錢的。並且可以當護身符用。阿托士道。你說的是不錯的。不過我不大懂。我們還是當那青寶石。

的戒指罷。當了的錢。你拿一半。不然。我要把戒指摔在河裏了。達特安道。我就要一半罷。說到這裏。吉利模同巴蘭舒送達特安的衣裳來了。巴蘭舒因爲不曉得他主人怎樣了。也跟來看。達特安換了衣裳。阿托士使眼色。叫吉利模拿了火槍。跟隨他到了福索街。看見邦那素站在門口。看着達特安。說道。我勸你快點走。樓上有箇美貌女子等你呢。女人是不大耐煩等的。達特安心裏想道。一定是吉第了。跑上樓來。看見吉第神色很不安的。靠着房門等他。見了他。就說道。你應許保護我。不叫我遭了密李狄的毒手。我現在來求你救我。達特安道。吉第你不要着急。我盡力的救你。我走過之後。有什麼新聞。吉第道。我不甚曉得。因爲跟人們聽見密李狄喊。就跑進來。密李狄在那裏罵你。詛你。我想起來。你是打我房裏向他房裏去的。他一定曉得我同你串通了的。我拿了些錢。拿了幾樣值錢的東西。就跑出來了。達特安道。可憐見的女子。我怎樣幫你。不幸我後天要走了。吉第道。請你救我出巴黎。或是救我出法國。達特安道。我去打仗。不能帶你在身邊。吉第道。難道你不能把我放在鄉下。或

是你家裏麼。達特安道。吉第你不曉得。我家裏的女人們是不用女僕的。等等。我想出法子來了。巴蘭舒。你趕快去請阿拉密先生來。商量要事。阿托士道。你爲什麼不托頗圖斯。他的公爵夫人……達特安笑道。頗圖斯的公爵夫人。不要女僕的。那班書手。就穀川了。況且吉第也不願意住在某街裏。吉第道。什麼地方我都肯住。只要沒人來找我。達特安道。我快要走了。你用不着喫醋了。吉第道。不管你在我跟前沒有。我都是一心爲你的。阿托士笑道。這總算是頂有長性的了。達特安道。吉第。你只管放心。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可曉得。有一箇女人。有一天晚上。在聖遮猛地方。被人擄了。你曉得他在那裏。吉第道。你還想着那箇女人。你一定是戀愛他的了。達特安道。不是的。我有一箇朋友。很戀愛他的。就是阿托士。站在那裏的。阿托士聽了。很驚奇的說道。我麼。達特安拿手推他。要他會意。說道。可不是你。你曉得的。我們兩箇人都很留心着邦氏的。吉第是不會告訴人的。吉第。你曉得麼。我們說的就是進門來看見的那箇老頭子的老婆。吉第喊道。老天呀。我恐怕

他認得我。達特安問道。認得你。你會過這箇人麼。吉第道。我認得他。他到過密李狄屋裏兩次。達特安道。是什麼時候的事。吉第道。有兩箇禮拜了。昨天晚上。他還來過一次。達特安問道。昨晚來過麼。吉第道。是的。來得比你略早些。達特安道。我們恐怕投在網羅了。吉第。你看他認得你麼。吉第道。我一看見他。就蒙住頭。不過恐怕蒙得太遲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下樓看看他還在那裏沒有。他却不甚疑心你的。阿托士看了回來。說道。他走了。門也關了。達特安道。他去報信了。說是一羣鴿。都在籠裏了。阿托士道。我們只好跑了。留巴蘭舒在這裏。同我們送信。阿托士又說道。我們去請阿拉密。只好略等一等。達特安道。不錯的。我們要等阿拉密等了一會。阿拉密果然來了。達特安把事體告訴他。要他想法子。把吉第寄在一箇妥當朋友家。阿拉密想了一會。很遲疑的答道。波特里夫人同我說。他的朋友。住在鄉下的。要箇女僕。肯薦他把……吉第道。只要能救我出了巴黎。我是十分感激的。阿拉密說道。就是這樣罷。坐下來寫了一封信。封好了。交把吉第。達特安道。我們也快要離開巴黎。



了。你也要走了。我們再會罷。吉第道。不問幾時再會。你見着我的時候。你總知道我是。一心爲你的。達特安把吉第送到樓口。阿托士說道。你看看這些女人。聽聽他們說的話。於是三箇人商量好了。四點鐘在阿托士那裏會。留下巴蘭舒看門。就走了。阿拉密回到自己寓所。拿兩箇戒指去當。當了三百箇畢士度。當舖的人還說。肯出五百箇畢士度買。兩箇人就去辦行裝。阿托士是不講價的。人家要多少。就是多少。達特安就說他浪費。阿托士說是從來沒同人講過價的。阿托士買了一匹黑馬。花了一千利華。吉利模的馬。花了三百箇利華。等到買了吉利模的鞍子兵器等件。阿托士的錢已經用完了。達特安就要把錢借給他。他聳聳肩。問道。當舖的猶太人肯出幾箇錢買那寶石戒指。達特安道。五百箇畢士度。阿托士道。這還可以得二百箇畢士度。一人分一百。這倒不錯。我們回去找他罷。達特安道。你要……阿托士道。那箇戒指。想起來。叫人心裏難受。我們又沒得力量可贖回來。贖不回來。是白丟了二百箇畢士度。達特安。你回去把戒指索性賣了罷。把二百箇畢士度拿回來。達特安

道。你拿定主意了麼。阿托士道。現錢是不容易得的。只好犧牲了。你去罷。吉利樸同你一路去。不到半點鐘。達特安果然拿了二百箇畢士度回來。阿托士辦行裝。有了錢了。

### 第三十九回 路逢邦氏

再說到了四點鐘。幾箇人到了阿托士的寓所。雖然說是行裝辦好了。他們的臉上還是發愁。等了一回。巴蘭舒拿了兩封信進來。一封是用綠火漆封的。簽了一箇鴿子。印着綠葉的印。那一封是箇公文。簽了主教的印。達特安看見那封小信。心裏不禁跳起來。他雖然只看見過這筆跡一次。却並未忘記。拆了信。信上說道。禮拜三晚上。請你到薛洛路上。留神看走過的馬車。但是你若愛惜自己的性命。或戀愛你的人的性命。你千萬不要同你認得的人說話。也不要做出你認得他的樣子來。我是冒着大險。見你一面。信尾却沒簽字。阿托士說道。這是箇圈套。你不要去。達特安道。筆跡我却認得。阿托士道。筆跡或者是假冒的。況且薛洛路上。到了六七點鐘。是沒

得人的。就同到了森林一樣。若是你願意的話。我們一同去。若是有人來攻。我們可以敵得住。頗圖斯道。這是箇好機會。叫人家看看我們的好鞍勒。阿拉密道。若是女人寫的信。不願意給人看見。你却不要做出害他的事來。阿托士道。我們離遠點等。讓達特安一箇。走近馬車。阿拉密道。不過馬車走得很快的時候。在車裏是還可以放槍的。達特安道。他們打不中我的。倘若他們放槍。我們就去攻馬車。把他們都殺了。頗圖斯道。好的。我們同他們打試試。我們置的新兵器也甚好。頑的。阿托士道。很好。達特安道。現在已經四點半鐘了。我們若是六點鐘趕到薛洛路上。可就要動身了。頗圖斯道。不早點走。就沒人看見。我們的新鞍新馬。豈不可惜。我們就走罷。阿托士道。那一封信說些什麼。你也忘了。你也要看看。我看公文比那封小信。還許有趣些。達特安拆開看。那封信說道。德西沙麾下禁軍營達特安。務於今晚八點鐘。來見主教。阿托士道。這件事比那一件要緊多了。達特安道。我辦了那一件。再辦這一件。第一件是七點鐘。第二件是八點鐘。還來得及。阿拉密道。我若是你。我就不去。達特

安道。男人不可失女人的約。阿拉密道。小心的人。自然是不去見主教。況且內中恐有危險。頗圖斯道。我同阿拉密表同情。達特安道。從前主教叫克和阿請我去見。我却沒去。第二天就出了事。邦氏不見了。這趟我却要去。頗圖斯道。你既然拿定了主意。我就不攔你了。阿拉密道。巴士狄大監。怎麼樣。達特安道。如果他們把我收了監。你們就設法把我弄出來。頗圖斯以爲是件極容易的事。就答道。那箇自然。不過我們後天就要去打仗。我看你還是不去冒險罷。阿托士說道。頂好我們一夜都不離開他。我們每人帶三名火槍手。在主教的府門口等。倘若看見有關了窗的車出來。或有別的犯疑的東西。我們就攔住了。我們同主教的親兵。許久沒打架了。特統領一定是在那裏詫異。說我們太安靜了。阿拉密道。阿托士。你是箇天生的大將。諸位看這箇法子好麼。衆人都說是好。頗圖斯道。我就去挑幾箇火槍手。叫他們八點鐘在主教府前等。當下先去備馬。達特安道。我沒得馬。我就騎特統領的馬。阿拉密道。不必。騎我的罷。達特安道。騎你的。你有幾匹。阿拉密道。我有三匹。阿托士喊道。你有

三匹麼。你要不了三匹。你爲什麼買三匹呢。阿拉密道。我原買了兩匹。今早有箇馬夫來送了我一匹。他不肯說主人的姓名。只說是奉主人之命……達特安道。大約是奉女主人之命罷。阿拉密紅了臉道。也是一樣的。他奉了命把馬放在我的馬房裏。又說道。作詩的人纔會有這種好運氣。達特安道。不管怎的。馬是有了。你騎那一匹。阿拉密道。自然是騎送來的那一匹。不然豈不得罪了……達特安接着道。那送馬的人。阿托士道。祕密送馬的女人看起來。你買的那一匹。是沒甚用處了。是你挑的麼。阿拉密道。我很費了事挑的。你是曉得的。騎馬人的安否。全靠所騎的馬。達特安道。我就買了你那匹馬。阿拉密道。我原要讓給你。你拿了去。隨後給我錢罷。達特安問道。多少錢買的。阿拉密道。八百箇利華。達特安從口袋裏。拿出四十箇雙畢士度來。交把阿拉密。阿拉密說道。你很像發了大財的。達特安把口袋的錢。弄得很響。說道。是的。我很有幾文了。阿拉密道。你先把鞍子送到火槍營。隨後備好馬送把你。達特安道。很好。現在已有五下鐘了。不要耽擱了。等了一刻鐘。頗圖斯騎了一匹好

馬。摩吉堂也騎了一匹馬。從孚留街口來了。頗圖斯得意的了不得。再過一會。阿拉密從街那一頭來了。騎的是英國馬。巴星也騎了馬。另外牽了一匹。是達特安的。兩箇人到了門前。阿托士同達特安在樓窗往外看。阿拉密先說道。頗圖斯。你倒得了一匹好馬。頗圖斯道。這一匹馬。公爵夫人原先送。把我的。他的。男人。要。同。我。開。頑。笑。換了。那。匹。壞。的。現。在。在。那。裏。受。罪。很。後。悔。呢。隨。後。巴。蘭。舒。同。吉。利。模。把。他。們。主。人。的。馬。牽。了。來。阿。托。士。同。達。特。安。也。上。了。馬。四。箇。人。一。路。走。了。跟。人。們。隨。在。後。頭。這。一。羣。人。裝。得。很。威。武。假。使。柯。狀。師。的。老。婆。看。見。頗。圖。斯。騎。在。馬。上。得。意。的。樣。子。也。就。覺。得。老。狀。師。錢。箱。裏。的。錢。是。花。得。不。冤。枉。了。再。說。那。四。位。英。雄。快。到。羅。弗。宮。的。時。候。碰。見。特。拉。維。統。領。從。聖。遮。猛。回。來。他。看。見。了。很。恭。維。他。們。騎。的。馬。同。那。鞍。勒。不。到。一。會。就。圍。了。許。多。人。達。特。安。就。把。主。教。來。的。公。文。告。訴。了。他。那。一。封。小。信。的。話。却。沒。提。一。字。特。拉。維。很。以。他。去。見。主。教。爲。然。還。說。明。天。若。是。不。看。見。他。自。己。去。找。他。聽。見。打。六。下。鐘。四。箇。人。就。告。辭。了。跑。了。一。會。就。到。了。薛。洛。路。上。天。將。晚。了。看。見。幾。輛。馬。車。走。過。達。

特安一匹馬。同他的同伴離開了些。每輛車走過。他都留心往裏看。却沒認得的人。過了一刻鐘。天快黑了。看見一輛車來。達特安以爲是這輛車了。從他面前經過的時候。他看見車裏有箇女人。從車窗露出頭來。把兩隻手指放在嘴旁。彷彿是不叫他說話的意思。達特安認得那女人。不禁高興的一喊。原來那女人就是邦氏。他看見了。什麼都不管。就拍馬趕那輛馬車。那車窗登時就關了。他什麼也看不見了。達特安纔想起。信上分付的話。只好勒住馬。心裏十分着急。却不是爲的自己。爲的是車中的女人。冒了大險。同他見一面。那馬車走得很快。再等一會子。就不見了。達特安停了一會。在那裏想。如果車中人是邦氏。現在回去巴黎。爲什麼要同電光一樣。只叫他看一眼。倘若車中人不是邦氏。因爲那時天色黑了。辨不清楚。也許看錯了。那就更加奇怪了。難道是仇人。又想出法子來。叫自己上當。想到這裏。那三箇也來了。都說看見車中有箇女人。惟有阿托士認得是邦氏。他說車中的女人。像是邦氏。好像他旁邊還坐着一箇男人。達特安說道。他們是從一箇監牢裏。搬他到別一箇

監牢。但不曉得他們現在送他到那一箇監裏去。阿托士說道：你要認得。除非是人死了。在這箇世界上。是再不能見面的了。倘若邦氏並未死。我們剛纔是看見他的了。遲早有一天。你是可以找着他的。大約不久就可以找着他。也未可知。當下聽見打七下半鐘。同伴就告訴達特安。同主教有約的話。並且叫他先盤算好了。因爲見主教恐怕是冒險。達特安是好奇的。也不大聽旁人相勸的。一定要去見主教。他們就一齊到了主教府。看見十二箇火槍手。已經在那裏等。阿托士把火槍手分作三隊。他自己領一隊。那兩箇同伴。一人領一隊。在府前埋伏。達特安就直入大門。一面上樓。一面却放心不下。他曉得同密李狄的一件事。彷彿是窺破了他們的奸謀。主教是一定袒護密李狄的。況且狄倭達。又是主教的偵探。達特安也很有對他不起的事。得罪了主教黨人。就同得罪了主教。是一樣的。達特安心裏又想道。倘若狄倭達把事體都告訴了主教。主教自然是要同他下不去的。不過爲什麼早不動手。一定要等到這箇時候呢。或者因爲密李狄也把事體告訴了主教。激怒了他。因此等



到這箇時候纔去發作也未可知。幸而同伴在外頭等。不過特統領的幾箇火槍手。拚不過主教。主教管的是全國的兵。就是王上王后也害怕主教幾分。後來又想道。自己雖然有膽。還有別的本事。不過到底恐怕爲女人所害。再說達特安一面想。一面到了前廳。他把信給傳帖的人看了。那人進去通報。那時候前廳有五六箇親兵。看見了他。都認得他是伽塞克的仇敵。通報的人出來了。引達特安進去。穿過甬道。過一大廳。入了書房。看見一箇人在那裏寫信。達特安留心看那箇人。起首以爲那箇人在那裏看公事。隨後看見寫的一行一行。長短不一。纔曉得他在那裏作詩。再等一回。那箇人把手卷疊好了。卷面題的是一段戲曲。擡起頭來。看達特安。那箇人原來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紅衣主教。

#### 第四十回 達特安會主教

再說主教一手托着腮。靠住手卷。打量了達特安一會。兩隻眼釘在他臉上。像要把他心裏最秘密的思想。都要看出來的。達特安却安詳的很。臉色一點也不變。看了

一會。主教說道。你就是達特安麼。達特安說道。是的。主教問道。你們塔爾比的同族很多。你是那一支的。答道。我的父親。從前在老王顯理身邊。打過仗。主教道。你原來就是前兩年。來巴黎找過事的那箇少年麼。答道。是的。主教問道。你打蒙城走過。路上還遇着點事。我却。不曉得是什麼事。答道。我却記得。我可以告訴大人。主教道。不要緊的。你有一封薦書。帶給特統領的。是不是。答道。是的。但是這封信……主教道。我曉得。丟了。但是。特統領。是箇聰明人。會看相。他一看見你。就知道你有本事。就把你安置在德西沙營裏。還應許你。將來升你作火槍手。答道。大人的消息很對的。主教道。以後你碰見的事。却不少。有一天你走到某處。那天你原應歇在家裏的。有一趟。你們到福吉士去。你的同們。都被。人留難住。不能走。你却。走開了。到了英國。辦了點事。是不是。答道。我去是辦……主教道。到溫雪打獵。我曉得的。我所辦的。就是要曉得別人的事。你回來了。有一位分極高的人見你。他給你一樣厚禮。我現在看見。還在你手指上戴着。達特安聽了。禁不住把手拿出。看那戒指。主教道。第二天。有一

位克和阿請你到我府裏來。你却沒來。這趟你却是錯了。達特安道。我也知是錯了。得罪了大人。主教道。爲什麼呢。因爲你聽上司的號令麼。我並不怪你。我很稱讚你。不聽號令的人。我是不喜歡的。那聽號令的人。我是很喜歡的。你試追想。那天晚上的事。你就看見點憑據了。達特安想起。那天晚上。就是邦氏被擄。今天晚上。不過半點鐘以前。他還看見他坐在馬車裏。在他面前走過。他就想起從前把女人擄去的人。就是今天晚上把他搬到別處監牢的人。主教道。因爲我許久沒聽見你的信。我就叫你來問問。你是怎麼樣的打算。第一件。因爲一件事。你還要謝謝我。你應該曉得。我向來待你。還算是有體恤的。達特安聽了。鞠躬。主教道。按公道辦。原是不應該的。不過我替你打算出一箇前程。要先同你商量。達特安聽見這話。拐了灣子。十分詫異。主教道。第一次我叫你來。就要同你商量的。你却沒來。也沒要緊。並不耽誤。今天我要同你商量。你請坐下。我慢慢同你談。達特安聽見這番話。非常詫異。竟沒坐下。等到主教說了兩遍。他纔坐下的。主教道。你爲人大膽。却又能精細。我最喜歡

的是有膽氣兼有思想的人。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年紀雖輕。涉世雖早。你的仇人。却真不少。你若不小心。你就要壞了。達特安歎口氣道。我也曉得。我的仇人。都是有力量的。人。並且有極大勢力的人幫忙。我却孤立得很。主教道。你說的不錯。但是你一個。人作的事。已經不少了。你還可以作許多。但是。你也要箇人指點指點你。我聽見說。你來巴黎。也是求名利。達特安道。我們年紀輕的人。名利之念。是切的。也許是立錯了念頭了。主教道。默子纔發默念頭。你是箇聰明人。是不會的。我要請你到我的親兵營裏。先當小武官。等到打完了仗。再升你作營官。你願意麼。達特安覺得進退兩難了。主教也驚訝道。難道你不願意當麼。達特安道。我當了禁軍營的兵。我心裏是很滿意的了。主教道。你到了我這邊來。也還是替王上出力。達特安道。大人錯會了意了。主教道。我曉得了。你要有話藉口。那是極容易的。你若說是因爲求名利。或是說因爲這趟打仗立功。都可以說的。別人也沒得閒話說。況且你的仇人太多了。也要箇人保護。我老實告訴你。你很有。人說你的閒話。人家說你不是專替王上出力。

達特安紅了臉。主教道：我這裏有一大堆的公事，都是說你閒話的。我先同你談，再讀把你聽罷。我曉得你是有主意的。只要好好的用你的本事，將來是不可限量的。像你現在的樣子，不久就要惹禍的。你自己想想看，想定了，再告訴我。達特安道：大人的體恤，大人的慷慨，我受了也覺得很不配。但是我也要開誠布公的說。說到這裏，又遲疑不敢往下說。主教道：你只管說。達特安說道：我要告訴大人，我的好朋友，都是在火槍營裏的。我的仇人，却都在大人的親兵營裏。我若是到了親兵營，他們是不來歡迎我的。我的好朋友，恐怕要恥笑我。還許同我作對。主教道：我要派你的差使。難道你還不滿意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自己實在是不配。我將來都是在大人眼前辦事。大人如果以我爲然，我就算是領了大人的好意了。我現在所以不願到大人營裏來，是恐怕有人說我賣了身子。等到打完了仗，我自己覺得可以自由了。主教一面很稱讚他主意打得定，一面未免不大高興，說道：總而言之，你是不肯當我的差使。你自己喜歡去揀選認誰作好朋友，認誰作仇人，那原是你自己，很可

以自由的。我也不便相強。達特安正要說。主教攔住道。我本不願意你惹禍在身。我因為要保護我的朋友。忙得了不得。也就沒得工夫去管我的仇人。我却要先招呼你。你要小心。你要曉得。一旦我不保護你。你一天也活不了。達特安一點也不害怕。答道。我永遠不忘主教今日的教訓。主教道。如果你將來惹出禍來。你就記得我會經招呼過你。我會經竭力保護過你。達特安恭恭敬敬的鞠躬答道。我永遠感激主教。主教道。打完了仗。我們再會罷。我總留神着你。我也要去打仗的。我們回來再談罷。達特安道。請大人不要怪我。總要看我所作的事。都是大丈夫該作的。主教說道。倘若打完仗之後。我還有機會請你在我這裏當差。我還是要請你的。這末後一句話。原是無定的。達特安聽了。比剛纔恐嚇的話。還要害怕。因為這句話裏的意思。是叫他知道眼前實是有極兇險之禍。叫他小心隄防。達特安正要說。那主教很驕蹇的樣子。搖搖手。達特安只好退出來。退到房門。還是遲疑。要上去告訴主教。情願當他的差使。隨後想起。如果當了主教的差使。阿托士是要同他絕交的。因為害怕這。

一。層。他。只。好。退。了。出。來。可。見。光。明。磊。落。的。人。陶。鎔。朋。友。的。力。量。真。是。不。小。達。特。安。出。了。府。看。見。阿。托。士。他。們。在。那。裏。等。他。看。他。好。久。不。出。來。還。在。那。裏。着。急。達。特。安。只。同。他。們。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放。了。心。就。叫。巴。蘭。舒。去。告。訴。那。些。火。槍。手。請。他。們。先。回。營。四。箇。人。就。回。到。阿。托。士。寓。所。阿。拉。密。同。頗。圖。斯。就。問。達。特。安。見。主。教。的。事。達。特。安。就。把。主。教。要。他。在。營。裏。當。差。他。辭。了。的。話。說。了。一。遍。那。兩。箇。聽。了。很。以。達。特。安。爲。然。惟。有。阿。托。士。一。箇。人。不。響。在。那。裏。想。後。來。散。了。阿。托。士。同。達。特。安。說。道。你。辭。的。是。不。錯。不。過。你。的。地。位。是。很。險。我。替。你。擔。憂。達。特。安。聽。了。歎。一。口。氣。他。自。己。的。意。思。是。同。阿。托。士。所。說。的。話。是。一。樣。的。翌。日。各。人。都。預。備。起。程。達。特。安。去。同。特。統。領。辭。行。特。拉。維。問。達。特。安。短。少。什。麼。東。西。達。特。安。說。是。什。麼。都。辦。齊。了。那。天。晚。上。禁。軍。同。火。槍。手。很。熱。鬧。了。一。夜。因。爲。是。就。要。動。身。日。後。不。知。何。時。何。地。再。能。相。見。了。翌。日。天。亮。號。笛。一。響。各。歸。營。伍。火。槍。手。都。到。了。特。統。領。府。禁。兵。都。到。了。德。西。沙。府。各。將。官。把。他。所。帶。的。兵。領。到。羅。弗。宮。王。上。親。閱。了。一。會。王。上。面。帶。愁。容。因。爲。昨。晚。上。發。燒。還。不。肯。就。攔。行。

期。早起親自閱兵。盼望可以把病減輕了。校閱完了。禁軍先行。火槍手隨着王上。頗圖斯趁這箇機會。跑到狀師門前。走一趨。狀師的老婆。看見他騎的駿馬。裝扮得十分威武。禁不住要同他說幾句分手的話。就招手叫他停一停。頗圖斯在馬上。拿了兵器。身邊掛了劍。在那裏耀武揚威。却是好看。那班狀師公事房裏的書手。這趨却不敢笑了。恐怕他認真起來。柯氏把頗圖斯領去見老狀師。老狀師看見他的馬。匹號。衣。花。了。許。多。錢。兩。隻。小。眼。釘。在。他。身。上。很。生。氣。後。來。想。到。人。說。這。趨。一。去。一。定。有。場。惡。戰。頗。圖。斯。是。一。定。陣。亡。的。再。不。能。彀。生。還。的。他。心。裏。却。安。慰。了。好。些。頗。圖。斯。同老狀師辭了行。老狀師說望他馬到成功的話。柯氏禁不住滴淚。別人不曉得真情。以爲是表親遠行臨陣。傷心起來。後來頗圖斯進了柯氏房裏。他們纔算是真辭行。那時的情形。真是叫人看見傷心。頗圖斯告辭了出來。柯氏在樓窗上。搖手巾送他。頗圖斯走得遠了。柯氏也幾乎看不見他了。還從窗裏遠遠的伸出頭來。望那街上的人。以爲是他要從窗裏丟下來。頗圖斯坐在馬上。作出慣受女人戀送他的樣子。



來。後來要轉灣了。纔脫了帽子。回禮。再說阿拉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他這封信。寫給誰的。却沒人知道。只有吉第。他晚上就要動身到土爾的。在隔壁房間等。阿托士那天早起。坐在寓裏喫酒。達特安是同着他的禁軍營動了身。走到安敦街。回過頭來。看看那所巴士狄大監牢。他却沒留意。同時密李狄騎在馬上。把達特安指把。兩箇臉上極兇險的人。看那箇人就特爲跑近。那禁軍隊旁邊。留心的看。等到那箇人看穀了。認得了。達特安。密李狄拍馬走了。那兩箇人跟着兵隊。走走。到街盡頭。有人在那裏牽着馬。等他們。他們上了馬。走了。

第四十一回 戰場遇刺客

再說當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三之世。拉羅諾爾之戰。是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件事。這一場惡戰。內中有幾件事。很同那四位英雄。有點關係。作者是要把這一場惡戰的根由。細說一番。這位紅衣主教。要打這一場的仗。却有兩箇緣故。一箇爲公。一箇爲私。何以見得是爲公。因爲老王顯理第四在生之時。天主教同耶穌教。常時爭鬪。開

卷的時候。已經約略說過了。那時候顯理第四。定下幾處地方。給耶穌教的人住。叫他們避避難。到了後來。那些奉耶穌的人。不能安居樂業。有許多就搬到外國去住。末後只剩了拉羅諾爾一箇地方。算是專給耶穌教人住的。住在那裏的人。也是不能安居樂業。常常要想造反。主教的意思。就要把這箇地方打服了。從此國裏。就可望太平。那箇時候。歐洲各國。因爲鬧教。世界是很不太平的。就有許多不得意的人。從西班牙國、英國、意大利國、都跑到拉羅諾爾來。要同天主教的人爭。弄到一箇歐洲不得太平。那時兩教相爭。就拿拉羅諾爾作箇中心點。這箇地方。原是箇海口。現在封了口。不同英國往來。除了這箇爲公的意思。那主教却也有私意。他原來心裏。也是極戀愛王后。故此同巴金汗公爵。喫醋。因爲戀愛的勢力。敵不過巴金汗。又因金剛鑽的事。他也大敗了。因此心裏大恨。要去攻圍拉羅諾爾地方。一舉兩得。公憤私仇。都要報了。主教心裏想。同英國打仗。就是同巴金汗打仗。敗了英國。就是敗了巴金汗。在歐洲各國面前。丟了英國的臉。就算是在王后面前。丟了巴金汗的臉。再

說那英國巴金汗公爵。面上自然爲的是保存國體。要同法國打仗。骨子裏也就同主教是一樣的意思。他心裏想。既不能到法國當大使。他就要想法去打仗。打勝了。可以到巴黎議和。見法國王后一面。總而言之。這兩箇當國的大臣。都爲的是要在法國王后面前爭勝。全是一片私意。因此纔弄出這一場軍事來。巴金汗却是先發制人。他一下手。就派了九十號兵船。二萬兵。攻打法國的羅愛島。出其不意。就登了岸。鎮守官退守馬丁要隘。派一百名兵。守住拉拍理礮臺。主教着了急。就派奧林斯公爵。帶兵先行。他同王上。隨後帶大兵趕去。達特安就是隨着大軍去的。王上動身的時候。有點病。發燒。走得不遠。病重起來。就在維洛阿地方暫歇。王上歇了。火槍手也只好歇了。阿托士他們三箇人。就同達特安分開。不在一處了。達特安因爲這件事。很發愁。也沒得法。一六二七年九月十號。他就到了拉羅諾爾。那時軍情。無甚大變。巴金汗公爵的英兵。還在那裏圍攻馬丁同拉拍理兩處地方。還未得手。德西沙所帶的禁兵。紮在米尼斯地方。達特安同那三位分了手。就覺得很寂寞。想起許

多心事來。他覺得自己最戀愛的女人。就是邦氏。邦氏被擄了。不知在什麼地方。這是私事。講到公事。他不過是一名禁兵。位分是很低。却得罪了一箇名位最高的紅衣主教。這位主教的勢力。是了不得的。連國王王后。別國的皇帝。都畏懼他三分。主教只要一舉手。就可以把他殺了。現在雖還沒有殺他。前途却是可怕得很的。況且他還有一箇仇人。這箇仇人就是密李狄。勢力雖然不及主教。也駭可怕的了。幸而王后還喜歡他。不過王后的喜歡。是有害無利的。王后的物。都被主教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了。只有一隻值錢的戒指。不過是賣不丟的。也就同平常不值錢的戒指。沒甚分別的了。他悶得難受。就在路上閒走。不覺走遠了。天快晚了。忽然見看籬笆後面。有閃光的槍膛。他登時明白了。知道有了火槍。必定有人。那箇人的意思。是可想而知的了。他就登時要離開遠些。一回頭。看見路的那邊。也有一把火槍。他是中了奸計了。看見第一把火槍。已經放平了。是要放的意思。登時自己摔倒在地。放平了身子。就聽見槍響。槍子從頭上飛過。達特安登時跳起來。同時第二把火槍響了。槍

子正中他倒的地方。石頭也打碎了。到了這箇性命交關的時候。只好用機警。膽子是不甚中用的了。他想想。不曉得有多少人。埋伏在那裏。要害他的性命。只好向紮營的地方。死命的跑。那第一把槍。又放了槍子。正中達特安的帽。帽子也落地了。他趕快拾了帽子。拚命的跑。跑到營裏。臉色也青了。幾乎氣都絕了。他却一聲不響。在那裏想。爲什麼有人來謀害他。他起初想是拉羅諧爾的敵人。在那裏埋伏。他細細一看他的帽子。纔知槍子不是軍中用的火槍打來的。是另外一種手槍。就知道不是敵人埋伏。他再想一想。或是主教叫人來謀害他。不過主教是極有勢力的人。用不着這樣費事。後來想到。或者是密李狄。想出來報仇的妙法。他就去想那兩箇刺客的模樣。因爲當時跑得太快。還沒有認準他們的面貌。想到這裏。就很盼望他那三箇同伴。來幫他的忙。那天晚上。他一夜睡得不安。常常從夢中驚醒。以爲是有人行刺他。到了天亮。却沒被人行刺。恐怕有人動他的手。就出營門。翌日早起。擊鼓齊集。原來奧林斯公爵。要去窺探敵人情形。德西沙向達特安使手勢。達特安就從

隊裏走出來。德西沙說道。爵爺要找幾箇告奮勇的人。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辦好了。就算是立了大功。我曉得你是一定願意去的。故此我叫你來。達特安聽了。極高興。就謝了他的統領。原來有箇大礮臺。有一角。是早兩日被官軍奪了。昨日晚上。又被敵人奪回去。公爵就要派幾箇人去窺探情形。說道。我要三四箇有膽的兵。跟着一箇領頭的。去辦一件要緊事。德西沙答道。爵爺要箇有膽量有本事的首領。我倒可以保舉一箇。這箇人去作首領。是不怕沒人跟他的。達特安舉起劍來。喊道。要四箇人。同我去送命呀。登時就有兩名禁兵。跳出來。要跟他去。又有兩名別營的兵。也願意去。達特安說。四箇人。還有別的要去的。他都不要了。登時他帶了這四箇人。就走。兩箇禁兵同他向前走。兩箇跟在後頭。離礮臺角約有一百步。達特安就立住脚。看看後頭。兩箇兵不見了。他以為這兩箇人害怕。落了後。他就同兩箇禁兵向前走。轉過灣來。離礮臺角不過六十步。看見無人把守。三箇人正在那裏商量。忽然有十幾把槍。放的煙。把一角籠滿了。有十幾箇槍子。向他們三箇人身邊飛過。他們

知道這箇地方有人把守。久留無益。趕快就退。退到地道的轉角。忽然一箇禁兵。胸口中了一槍。就倒了。那一箇還向前走。達特安灣了腰。去扶那箇受傷的同伴起來。扶他回去。忽然聽見兩箇手槍響。那箇受傷的同伴。又中了一槍。打死了。那一箇的子。打在石上。達特安幸沒受傷。達特安見這兩槍。來得詫異。他知道在地道角裏。敵人的槍。是打不着的。他回過頭來看。纔想起跟他來的。還有兩箇人。又想起前天晚上。兩箇刺客。他就一定要找着那兩箇放槍的人。自己就登時倒在那受傷的同伴身上。像受了傷的一樣。忽然有兩箇頭。在土堆上出來看。達特安就認得是跟來的兩箇兵。他就曉得那兩箇人。是跟來行刺他的。刺死了。就推說是敵人打死的那兩箇人。以爲達特安不過受傷。恐怕他將來說出情節來。就要出來把他打死了。却沒先把火槍裝好了。走到跟前。離開有十步的光景。達特安就拔出劍來。對着他們。這兩箇人一想。若不先結果了達特安。回到營裏。是不好交代的。一箇就舉起槍來。要打達特安。達特安向旁邊一閃。不料讓出一條路來。那舉槍的。就跑了。向敵人所佔

的礮臺角走。敵人不曉得他爲什麼跑來。就向着他放槍。中了肩膀。倒在地下。達特安拿了劍。去打那一箇沒逃的兵。那箇兵只拿了空槍招架。達特安傷了他的腿。倒在地下。就拿劍尖對着他的咽喉。那箇兵在地下求饒。說道。你饒了我的命。我什麼都告訴你。達特安道。你告訴我什麼。那箇兵道。你若是愛惜性命的。你要聽我告訴你的話。達特安道。你講。是誰叫你來行刺我的。那箇兵道。有一箇女人。叫我們來的。我不曉得女人的名字。我的同伴稱他做密李狄。他口袋裏還有一封密信。這封信是很要緊的。你要搶了來纔好。達特安道。你爲什麼要跟着那箇人。做這種事。那人道。他同我商量。要我幫他。我就答應了。達特要道。女人給你們多少錢。那人答道。一百箇路易。達特安道。他把我的頭。定了一箇很高的價錢。你們這樣的人。看見一百箇路易。是了不得的了。難怪他就肯作這樣的事。我饒了你的性命。也可以。不過有一層。那箇兵答道。是什麼。達特安道。你要去同你那箇同伴。把信要來。那箇兵道。這就是叫我去尋死。敵人的槍子。要把我打通了。達特安道。却是沒法。你自己揀選罷。



是去要信的好。還是死在我手裏的好。那箇兵喊道。饒命呀。饒命呀。你看你所戀愛的女人分上。饒我一命罷。你以爲他死了。我却曉得他並未死。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曉得我有箇戀愛的女人。又怎麼曉得我以爲他是死了。那箇兵道。我從同伴的那一封信。曉得的。達特安道。我一定要那封信。說完了。就做出要殺他的樣子。那箇兵在地下亂滾。喊道。你別動。我願意去了。達特安拿了他的槍。叫那箇兵在前走。自己已在後頭。拿劍尖去輕輕的刺他。那箇兵一步一步往前拖。臉上害怕得要死。達特安說道。你在這裏等。我作箇樣子把你看看。你也曉得有膽子的人。不像你這樣的。說完了。達特安就兩隻眼很留着神往前走。遇着有遮蓋的地方。就取了巧。不一會。就走到那箇倒在地下的兵那裏。達特安原可以馬上在他身上搜信。或是拖回去。慢慢的搜。他却把死人背在槍後。當了一箇擋槍子的一重甲。就退回來。敵人在那裏放槍。還打中了死人身。把他拖到地道。就摔在那箇受傷的身邊。去搜信。搜出一箇皮面袖珍小本子。一箇錢袋。裝滿了錢。還有一盒骰子。把骰盒擺在地下。把錢袋

摔給受傷的兵。打開了小本子。從許多信裏。找出那一封信來。上面說道。女人是逃了。到了尼姑庵裏了。你不該讓他到了庵的。那箇男人。你可不要讓他逃了命。你若讓他也逃了。你是知道以後我要怎樣對付你的了。那信並沒簽名。達特安曉得是密李狄寫的。無疑了。就把信收起來作憑據。跑到地道的轉角去。審問那箇受傷的人。他說。是他同那箇同伴。原要把那箇女人從某路上擄了去。後來因爲入酒店喫酒。誤了時刻。沒遇着那輛車。達特安很在那裏發抖。問道。你們把女人擄去。做什麼。答道。我們把女人擄了。要送到某處一所宅子裏。達特安喊道。我曉得了。要送到密李狄的宅子。想過來。纔曉得密李狄時時刻刻要害他。同他所戀愛的女人的性命。纔曉得密李狄打聽宮裏的消息。打聽得很詳細。總是主教告訴他的。無疑了。又想到。王后一定知道邦氏關在什麼監裏。想了法子。把他放了出來。纔曉得在薛洛路上。瞥見邦氏一眼的緣故。纔相信阿托士說。邦氏沒死。還可以設法援救的話。達特安心裏很高興。就伸出手來說。你扶着我的手。我扶你回到營裏去罷。那箇兵答

道。這不過是扶我回去問絞罷了。達特安道。你只管放心。我是第二次饒你的命了。那箇人就跪在地下。親達特安。謝他饒命之恩。達特安因爲在那裏。離敵人太近。叫他趕快起來。回營裏去。當下那逃回去的禁兵。報告說是餘人都死了。後來達特安回來了。同伴見了。很詫異。很喜歡的。達特安就把情形說了。說這箇受傷的兵。是受了敵人的傷。那一箇是中敵人的槍死了。不到一會子。這件冒險的事。通營都知道了。人人都稱讚達特安有膽。奧林斯公爵。叫了他來。恭維他一番。那一箇饒了命的人。現在都改了。很留戀達特安。那一箇刺客。是已經死了。達特安以爲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他却誤會了。密李狄的性情了。

第四十二回 十二瓶好酒

再說奧林斯公爵帶了兵。在拉羅諾爾地方。起初接到報告。都說王上病未痊愈。後來報說病勢已減。王上着急。要身臨前敵。一等能騎馬。就要動身。公爵曉得。不久就要讓別位有名將官來接統。自己却曉得。並沒立了什麼功。也就不去出主意了。當

時達特安冒險回來之後，見刺客又死了，他心裏却安樂許多，只因並沒接着那三位朋友的信，心裏着急。有一天，是十一月初間，他接了羅洛阿一封來信，信上說道：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位，有一天在我那裏喫飯，喫得高興了，就鬧起來。管離宮的大官，說他們壞了紀律，把他們看管起來。我奉了他們之命，送你十二瓶安周好酒。是他們最喜歡喫的，叫我把酒送給你，請你喫酒，替他們慶壽。信末簽了某某的名字。原來這箇寫信的人，是管火槍營火食的。達特安得了信，高興得很，說道：好極了。酒是要喫的，我却要請幾箇朋友來喫。於是去找兩箇朋友來，一箇不能來，一箇明晚也不能來。他只好把請酒的事，耽擱兩天，就把酒送到行營的酒店，叫他收好。再過了一日，早上九下鐘，他就叫巴蘭舒先去預備十二下鐘要請客。巴蘭舒恐怕自己一箇人忙不過來，就煩了達特安朋友的一箇跟人，叫作伏洛的來幫忙。還有那箇假裝軍人，幫同行刺達特安的，他得了命之後，就跟着達特安，幫巴蘭舒的忙。今天爲的請客，也在那裏幫手。到了時候，客人齊了，巴蘭舒臂上搭了手巾，在那裏

送菜。招呼一切。伏洛開酒。那箇假裝軍人名曰畢士列倒酒。那第一瓶酒。好像在路上太受了搖動。瓶底很渾濁不清。畢士列倒出來在那裏灑。把酒渣另外倒在一處。達特安說不要了。賞給他喫。同着客人喫完了湯。正要嘗酒。忽然聽見礮臺礮響。他們趕快拿了劍。就去歸隊。走出來不遠。纔知是誤會了。原來是王上到了。只聽見喊王上萬歲。主教萬歲的聲音。王上因爲病久了。不耐煩。好了之後。就兼程而來。帶了一萬救兵。火槍營護衛着王上來的。過了一會。那三箇朋友同他見了面。達特安先說道。你們來得正巧。我正在那裏請客喫飯。菜還沒涼咧。頗圖斯先答道。我們有得喫麼。好極了。阿拉密道。座上沒得女客麼。阿托士道。你有好酒請我們麼。達特安道。就是你們送我的酒。阿托士聽了詫異道。我們的酒。達特安道。是的。是你們送的。阿托士道。我們幾時送你酒。達特安道。就是你們喫的安周酒。阿托士道。我知道你說什麼酒。達特安道。你們很喜歡那酒。阿托士道。我們得不着香賓酒。自然是喜歡安周酒。的。原來我們送了些安周酒給你麼。達特安道。不是怎的。是別人替你們送的。阿托

士問道。阿拉密。你送他酒沒有。阿拉密說沒有。又問頗圖斯。頗圖斯也說沒有。達特安道。是你們營裏管火食的人送的。阿托士道。管火食人送的麼。達特安道。是的。他叫什麼。頗圖斯道。且別管是誰送的。我們只管喫罷。阿托士道。別忙。我們先要打聽出來。究竟是誰送的。達特安道。不錯的。你們並沒分付那人送酒來麼。阿托士道。我們並沒送。你說是我們叫人送給你的。達特安把信拿出來給他們看。他們一看。就說是假冒筆跡的。阿托士道。我未動身之前。查過他的帳。他的筆跡。我是認得的。頗圖斯道。這封信是假的。況且我們並沒受人看管。阿拉密說道。你怎麼就相信我們酒喫多了。鬧起事來。達特安當下臉都青了。在那裏發抖。阿托士道。你怎麼樣了。我看見你害怕。達特安喊道。趕快趕快。我犯了疑心了。又是那箇女人做的。一面說一面跑到飯廳。阿托士隨後跟了進去。他們一進去。就看見畢列士倒在地下。在那裏哼。巴蘭舒同伏洛兩箇人。嚇得臉也青了。在那裏救畢列士。救也救不轉來。畢列士要快死的了。見了達特安說道。你應許饒了我的命。你爲什麼給我毒酒喫。達特安

道。老天在上。我並沒給你毒酒喫。你告訴我。我是怎樣中了毒的。畢列士道。你給我那酒喫。你毒死我了。達特安道。畢列士。我肯發誓。畢列士道。天不容你。達特安跪在畢列士身邊說。道。我可以發誓。我不曉得那瓶酒是放了毒的。畢列士道。我不相信。再等一會。抽了幾抽。就死了。阿托士說道。這真可怕。頗圖斯把那幾瓶都打碎了。阿拉密要去找箇教士。也來不及了。達特安道。你們來得正巧。救了我。同我們幾箇人的命。我請你們一聲。也不要響。恐怕這件事同闖人有相關。倘若播揚出去。我們將來還是不得了的。巴蘭舒道。老天。我這趟真僥倖了。達特安道。你別胡說了。巴蘭舒道。我原要喫點酒。替王上祝壽的。幸虧伏洛把我喊走了。伏洛發抖說道。我叫他。原是不懷好意的。我原想把他支開了。我自己去喫酒的。達特安同兩位同營的朋友說道。我們只好散了。我明天再補請二位罷。兩箇人自然就走了。只剩下他們四箇人。面面相向。都曉得這事太過兇險了。阿托士先說道。死人不是好同伴。我們到別處去罷。達特安分付巴蘭舒道。你把這箇人好好的收殮了。他雖然犯過行刺的罪。他

是已經悔過的了。他們四箇人。走到別間房子。喫了幾箇雞蛋。阿托士汲了些井水來喫。達特安把事體都告訴了頗圖斯同阿拉密。後來又向阿托士說道。你曉得我同密李狄結了不解之仇了。阿托士問道。我曉得。你看都是那一箇女人做的麼。達特安道。一定是他做的。阿托士道。我心裏却犯疑。達特安道。他肩膀上刺了花。阿托士道。也許是箇英國女人。在法國犯了大罪。故此也把他刺了花。達特安道。阿托士那箇女人是你的老婆。他的相貌同你所說的一樣。阿托士道。我親手吊他的。他怎麼會再活過來。達特安還在那裏搖頭。他心裏想。密李狄一定是阿托士的老婆。說道。我們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不是件事。我們總要想箇法子纔好。你有什麼高見。阿托士說道。你要去再見他一趟。就同他說和。你就說。你曉得的隱事。你不去播揚。他却不要再來謀害你。如果他不聽。你就去宰相那裏。不然就在王上面前去告他。拿法律來辦他。就是赦了罪。你還要去尋他。第一趟遇着了。就殺了他。達特安道。這箇法子倒不錯。但是怎樣去同他約會呢。阿托士道。你只管耐煩的等。自然有機會。



的。達特安道。原是的。不過我們眼前時時刻刻要防人行刺。阿托士道。有老天保護。達特安道。我們當軍人的。死了也算不得什麼。我那箇戀愛的女人。怎麼樣呢。阿托士問道。誰。達特安道。康士旦。阿托士道。邦氏麼。我忽然忘記了。你還戀愛這箇女人。阿拉密道。那封信不是說邦氏在庵裏麼。他在那裏很安穩的。等到打完仗。我就……阿托士說道。我曉得你要作教士的意思了。阿拉密道。我不過是暫時當火槍手。阿托士低聲說道。他許久沒接着他的戀愛的女人來信。故此又說起當教士的話來了。我們且別管他。頗圖斯道。我倒有箇好法子。達特安道。你有什麼好法子。頗圖斯道。你不說他是在庵裏麼。達特安道。是的。頗圖斯道。只要打完了仗。我們就到那箇庵。把他接出來就是了。達特安道。我們先要打聽他在什麼庵裏。頗圖斯道。那箇自然。阿托士道。不是王后揀的一箇庵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頗圖斯就可以帮忙了。頗圖斯問是什麼緣故。阿托士道。你的公爵夫人。總可出點力。頗圖斯道。別響了。公爵夫人是主教的黨。這件事萬不可告訴他。阿拉密道。我可以找得出來。衆

人都喊道。你用什麼法子。阿拉密道。替王后施捨的人。我却認得。這件事商量好了。四箇人約好晚上再見。分路走了。

#### 第四十三回 火槍手遇主教

再說路易第十三。因爲恨極了巴金汗。很着急的要進攻。把英兵逐出了羅愛島。去圍拉羅諧爾。但是三位大將。意見不合。就擱了許多時候。那三位大將。就是巴桑披、森波格、安古利公爵。森波格同巴桑披。那時都是陸軍大將。很有名氣的。但是主教知道巴桑披同耶穌教表同情的。恐怕他不肯盡力去攻打耶穌教的人。故此叫王上派了安古利公爵做統帥。又恐怕巴桑披、森波格不願意。另外又派了他們各管一軍。不相節制。巴桑披的兵。駐紮城北。安古利公爵在東。森波格在南。奧林斯公爵在東陂地方。王上的大營。有時在愛隄。有時在拉查。主教另外住在一間小房。四圍都無保障的。這樣布置好了。奧林斯公爵就可以常常監察着巴桑披的兵。王上監察着安古利公爵的兵。主教監察森波格的兵。再說英國兵所處的情形。不甚得手。

因爲這些兵是喫慣好的。現在只有鹹肉餅乾。許多兵都得了病。那時大風甚多。他們的兵船天天都有損失。看起來巴金汗是不能持久的了。後來探報說。英兵要進攻。路易也就預備抵敵。看官要曉得。我們這本書是本小說。不是戰紀。故此當日打仗的情形。只好不詳細講了。總而言之。後來是英兵大敗。主教是高興極了。英兵都逃到船上。死傷有二千多人。法國各處得了這箇信息。都很高興。各處的教堂都在那裏慶賀。主教見敗了羅愛島上的英國兵。就專心去籌畫圍攻拉羅諧爾的事。不料有一天捉了一箇偵探。問出情形。纔曉得巴金汗的外交手段。辦得很得法。要同奧國、西班牙國、還有羅連、四國同盟。同法國爲難。又從巴金汗公爵營裏搜得書信。頗有干涉法國王后的事。主教只好想無限若干的法子。去打探消息。要知道歐洲各國對待法國的政策。他深曉得。若是巴金汗公爵的外交政策得了手。西班牙同奧國一定是要派公使到巴黎的。主教的勢力。就要減了許多。王上雖是只聽主教的調度。心裏却是很不願意的。主教若是敗下來。王上心裏也是痛快的。那時候主

教住的那間小房子。來來往往的偵探。是日夜不絕的。那些偵探有時是教士的裝扮。有時是跟人的裝扮。穿的很鬆大的衣裳。留心察看的人都曉得是女人裝的。有時是鄉下人的打扮。手上臉上雖是黑的。看他們的舉動。也知道都是上等裝的。有時來的人是不知來踪去跡的。故此就有許多謠言。說是有人要行刺主教。有人說是並無其事。就是主教自己造出來的謠言。其實是他自己要用刺客去收拾他的仇人。那時的謠言雖然是多。主教的膽子却是甚大。常常的晚上出來。有時是發號令給安吉利公爵。有時是同王上商量要事。有時是同那些祕密偵探相會。再說那些火槍手。倒沒什麼事。常常的去頑耍過日子。有一天晚上。達特安在那裏守地道。阿托士三箇人在拉查路上。找着一箇酒店。叫鴿子籠。那天晚上。他們在酒店頑耍了。騎了馬。披上罩袍。就回營去。恐怕遇着埋伏。手上拿着手槍。走得不遠。聽見有馬蹄聲。從對面來。他們就立住了。三匹馬排在路中間。忽然月亮從雲裏出來。他們就看見前面路灣子。有兩箇騎馬的人也立住了。在那裏商量進退的樣子。實在

形迹可疑。阿托士就匹馬當先。大聲喊道。來者是誰。那兩箇人之中。有一箇也喊道。來者是誰。阿托士喊道。這不是對答的話。來者是誰。趕快說。不然。我要放槍了。聽見有一箇聲音很深的說道。你可要小心。阿托士聽了。說道。這一定是箇上司。出來巡查的。又說道。你們做什麼。那箇聲音甚深的人問道。你們是誰。你趕快答。不然。你們就要後悔的。阿托士知道那箇一定是箇上司。答道。我們是火槍手。那箇人問道。是那一營的。阿托士道。特領統帶的。那人說道。你上前來解說。你們爲什麼深夜在這裏。三箇人就上前去。阿托士先行。那兩箇人之中。有一箇也上前來。阿托士叫同伴立住了。自己上前說道。得罪了。我們不曉得你們是誰。只好預備自保。那箇人有罩袍。略蓋住臉。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見他這樣盤問。很不高興。就說道。你也要給我們看。你有盤問的憑據。那箇人把罩袍分開了。露出臉來。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很詫異的喊道。原來是主教。主教又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報了名。主教使箇手勢。那一箇騎馬的就上前來。主教說道。我要這三箇火槍手跟着走。我不願意給人曉得。

我今晚離營出來。我叫他們跟着來。我未回營之前。他們就不能去報告別人知道的。阿托士道。我們都是君子。要不說就不說。我們不洩漏機密的。主教說道。你的耳朵倒尖。我叫你們跟我。不是怕你們洩漏。只因我要人保護。你那兩箇同伴是頗圖斯阿拉密麼。阿托士說道。是的。一面使手勢叫他們上前。他們也上來了。主教說道。我曉得你們。可惜我不能當你們是我的朋友。我却曉得你們都是有勇有義的好漢。說話是靠得住的。阿托士請你陪我。王上碰見了。是要妒忌我的。阿托士道。大人說的不錯。路上是要有護衛的。我們在路上碰見幾箇面生可疑的人。我們在酒店裏還同四箇兇人爭鬧了一場。主教道。爲什麼鬧的。我極不願意你們鬧事。阿托士道。因爲這箇緣故。我要告訴大人。恐怕人家說是我們的不是。主教緘了眉頭問道。後來怎麼樣。阿托士道。我的同伴阿拉密。臂上受了點傷。不過還不算重。明天還能辦公事。如果主教明早要打仗。叫他上前。他還能上前。主教道。你們這班人。若不是鬧了許多事。是不會受傷的。你老實說罷。你們打死人了。阿托士道。我却沒拔出劍。

來。我只是拿手把仇敵抱住。從窗子把他摔出去了。他丟在地下。折了一條腿。主教道。哦。頗圖斯。你怎麼樣呢。頗圖斯道。我曉得比劍是犯法的。我只好抓了一條板櫬。把那兇人打了一下。把他的膀打折了。主教道。哈。阿拉密。你怎麼樣呢。阿拉密道。我是箇安靜脾氣。不久就要做教士的。我去勸解。就被一箇兇人。把我傷了一刀。我不耐煩了。也拔出劍來去刺他。刺通了他的身子。他就倒了。他的同伴把他擡走了。主教道。哈。你們在酒店鬧事。就打倒了三箇人麼。你們辦事是要辦得痛快的。到底是爲什麼鬧起來的。阿托士道。那班兇人。喫醉了。他們曉得有箇女客到了酒店。他們要去打開女客的房門。主教道。要打開房門麼。阿托士道。大約是要打開房。去行強暴。主教有點着急。問道。那箇女人是誰。年紀輕。長得好。看麼。阿托士道。我們並沒看見他。主教很快的說道。哦。你們沒看見他。你們保護女人。是很應該的。我現在也要到那酒店去。我一問就知道實在情形了。阿托士說道。我們都是君子。不肯爲保全自己的性命。去說謊的。主教道。你說的話。我是相信的。你告訴我。那箇女人沒人陪着。

他麼。阿托士道。有箇男人同他在房裏。但是這箇男人一定是箇懦夫。不肯露面。主教聽了說道。不要這樣打量人。阿托士點點頭。主教說道。衆位跟我走罷。三箇人就退在後頭。主教把罩袍又蒙了臉。拍馬往前走。護衛的人跟緊在後。不到一會。就到了那鴿子籠酒店。一點聲響也沒有。很寂寞的。離那店門還有幾十步。主教分付護衛的人立住了。窗子外有一匹有鞍子的馬。拴在那裏。主教上前敲了三下門。就有箇人開門出來。也是披了罩袍。同主教說了幾句話。走上了馬。向巴黎去了。主教說道。我曉得了。你們剛纔告訴我的情形。都是實在的。我們今晚會着了。倒是你們的好機會。你們跟我來。那三箇火槍手下了馬。拴好了。跟進店房。那店主人站在店門。他以為不過是箇兵官來訪那箇女客的。主教問道。你樓下有好房子。生箇火。請這幾位客人在裏面等我罷。店主就領了火槍手到一間房裏來。房裏原先是放着一箇火爐的。現在把火爐拿走了。換了箇火牆。主教分付道。請你們在這房間等等。我不到半下鐘。就來的。說完了。就跑到樓上看那情形。主教是走熟的了。他一句也不



問。就跑到樓去了。

第四十四回 主教之詭計

再說那三箇火槍手。那天在酒店鬧事的確是幫了那位女客一箇大忙。他們却不曉得女客是誰。也不過是路遇不平。拔刀相救的意思罷了。他們到了房裏。在那裏猜那位女客是誰。猜來猜去。猜不着。只好不猜了。頗圖斯叫店主拿骰子來。同阿拉密擲骰子頑。阿托士一箇人在那裏走來走去。在那裏想心思。不停的在那箇破了的煙通旁邊走過。原來火爐雖是拿走了。這一節的煙通。却沒移走。原是通到樓上那間房的。阿托士走過。聽見樓上有人說話。他就走近些。聽見幾箇字。就用心的去聽。叫他的同伴不要吵。彎了腰。在地下聽。聽見主教說道。密李狄。這是件極要緊的事體。我們坐下慢慢商量。就聽見一箇女人的聲音答道。請大人說罷。阿托士聽見這箇聲音。跳了一跳。發起抖來。主教說道。有一條小船。是英國人駕駛的。在某海口停泊。船主是我花了錢養的。船在那裏等你。明早就要開。女人道。我不如今晚上船

了。主教道。等我分付你之後。你就要走。門外有兩箇人等着保護。待我走了半點鐘之後。你再走。女人道。好的。我們談談現在要辦的事。你細細告訴我。不要叫我誤會了。主教在那裏想。阿托士就使手勢。叫頗圖斯他們鎖了門。也來聽。他們拿了三把椅子來。坐在那裏聽。聽見主教說道。你去倫敦。找着巴金汗。女人道。自從那金剛鑽的事體過後。公爵常避我。不大理我。了。主教道。這趟不比從前。你只要老老實實的。把話告訴他。就是了。女人道。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主教道。自然是老老實實的說。這件事。用不着祕密的。女人道。我就聽你的分付。主教道。你見着巴金汗。就告訴他。說是我說的。我知道他的主意了。我並不害怕。他如果只管同我作對。我就要使出手段來害王后。女人道。他曉得你有這箇手段麼。主教道。我有憑據的。女人道。我也要知道這憑據的性質。主教道。自然。你告訴他。有一天。某大官開一箇帶面具的跳舞會。巴金汗戴了面具。私會王后。他打扮的是箇大蒙古汗。原是某人要穿的。他花了三千箇畢士度。轉買來穿的。這些情形。我有某某兩箇人寫的憑據。我是要宣布出

來的。女人道：「很好。我就照樣告訴他。主教道：『你還可以告訴他說。有一天晚上，他裝扮了一箇意大利算命人，私進了宮，罩袍底下穿了一件白衣，繡了幾箇死人頭。』因爲如果犯了疑，人家就當他是白衣夫人出現。你曉得的。羅弗宮裏，遇着有點大事。白衣夫人是要出現的。女人道：『就是這兩件，沒有別的了麼？』主教道：『還有。你告訴他。我還曉得他那天晚上，在阿密安的故事。如果他不罷手，我就要編出戲來。他當時的情節，同花園的圖樣，還有他們半夜的事，都編出來。』女人道：『我照樣告訴他。』主教又說道：『你告訴他。蒙特古已到我手裏，關在巴士狄大監牢。我雖然沒從他身上搜出什麼信來，但是我用點酷刑，他就要吐出許多實情的。你可以告訴他。』他從羅愛島跑了，留下許多信件。內中還有一封信，是施華洛夫人的。信上有許多干涉王后的話。不獨有王后戀愛王上的仇敵的憑據，還有叛逆的憑據。這幾件事，你記得清楚麼？』女人道：『記得清楚。』第一件是跳舞會，第二件是羅弗宮，第三件是阿密安，第四件是蒙特古關監，第五件是施華洛夫人的信。』主教說道：『不錯的。你記性很好。』女

人道。如果我拿這幾件事去恐嚇他。他還要同你作對。怎麼樣呢。主教說道。巴金汗戀愛王后到瘋了。他現在同法國打仗。也爲的是戀愛。但是他若知道了同我作對得太兇了。王后的自由權就沒了。他也要罷手了。女人道。只管怎麼說。萬一他真不聽。那又怎麼樣呢。主教道。萬一他真不聽麼。那總不會的了。女人道。也許有的。主教停了一會。說道。萬一他真不聽。我只好等機會了。有時機會來得巧。國家的命脉都會變的。女人道。請你把歷史中這種遷移國運的機會說一件。把我聽。我辦事就覺得容易些。主教道。你還記得老王顯理的事。就是箇好榜樣。那時顯理第四正要代意。大利。同比利時。叫奧國首尾受敵。忽然出了一件事。就把奧國救了。法國也許有這樣的好機會。女人道。你說的是。老王忽然被刺的事。主教道。是的女人道。有刺客的榜樣在前。還有人敢再作這種事麼。主教道。國家當革命的時候。及當革教的時。候。儘找得着幾箇瘋子去作那種事。瘋子們自己願意去犧牲了性命。買箇烈士的聲名。現在英國有一班奉清淨教派的人。很恨巴金汗的行爲。女人道。怎麼樣呢。主

教道。只要找着一箇年紀又輕。面貌又俊的女人。要同那巴金汗公爵。下不去。那公爵的愛情之事。有很多的。自然是有人喜歡他。却也免不了有人恨他。女人道。這樣一箇女人。自然是不難找的。主教道。只要找着這樣的一箇女人。叫他把小刀子。交給一箇瘋子。這箇女人就救得了法國。女人道。不錯的。不過這箇女人。就是刺客的同謀了。主教道。從前都有過刺客的。他們的同黨。有誰找出來。女人道。那是因爲同謀的人。位分高了。就不容易找得着他。那裏有幾箇人能。把刑部衙門放火燒了。去保全自己首領的呢。主教道。難道你說刑部衙門。不是偶然失火燒了的麼。女人道。我並不是這樣講。我不過照事論事。倘若我的位分是高的。自然不用費許多事。去保護我了。主教道。你說的不錯。你要怎的女人。女人道。我要你一張憑據。可以叫我便宜行事。主教道。你先要找着那箇同巴金汗公爵有仇的女人。女人道。我已找着了。主教道。你還要去。找一箇鬧教的瘋子。女人道。將來總能找着的。主教道。等你找着了瘋子。我就給你憑據。女人道。很好。我曉得我去作的事了。我去告訴巴金汗公爵。

就說你曉得某大臣開跳舞會的時候。公爵是改了裝。同王后私會。他後來又假裝意大利算命人。入宮去見王后。阿密安花園夜半私會的事。你也知道。蒙特古是關了監。將來要用酷刑取供的。施華洛夫人有封信。信上說了許多同王后有交涉的話。這封信在你手上。如果說了這些話。他還要同法國爲難。我只好說。望老天悔禍。打救法國。你叫我辦的。就是這幾件事。是不是。主教道。一點也不錯。女人道。大人是把自己的仇人打發了。讓我說我自己的仇人。主教問道。你也有仇人麼。女人道。我的仇人都是因爲我替你辦事結仇的。主教道。你的仇人是誰。女人道。第一箇就是邦那素的老婆。主教道。我已經把他關在南特監裏了。女人道。原是關在那裏的。不過王后向王上說了情。把他放了出來。送他到尼姑庵裏去了。主教道。在那箇庵裏。女人道。我也不知道。這件事辦得很祕密的。主教道。我一定要打聽的。女人道。等你打聽出來。我也要曉得。主教道。這倒不難。女人道。我還有一箇仇人。比這箇女人可怕多了。主教問道。誰人。女人道。就是這箇邦氏的情人。主教問道。他叫什麼。女人很

懷恨的說道。大人認得這箇人。這箇人不獨是我的仇人。也是主教的仇人。打敗了大人的親兵。就是他刺傷了狄倭達伯爵的。也是他金剛鑽的妙計。也是他破了的。打聽出來是我擄邦氏的。也是他。他已經發過誓。只要碰見我。就要殺我。主教道。我曉得你說的什麼人。女人道。我說的就是達特安。主教道。這箇人膽子很大。是要加倍防他的。他一定是巴金汗的同謀。我却要找他的真憑實據。女人道。我可以找得十幾件憑據。主教道。那就很容易收拾他的了。你只要給我一件真實的憑據。我就可以把無關在巴士狄大牢裏。女人道。關了之後。怎麼樣。主教就低聲說道。只要關了大牢。就無所謂後來的了。只要人家把我的仇人結果了。同我替別人結果了他的仇人一樣容易。……女人道。好極了。這箇交易。公道的很。一箇人抵一箇人。一條命換一條命。你結果了我的仇人。我就結果了你的仇人。主教道。我却不曉得你說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只要是道理上說得過去的事。我都肯替你辦。你求我的事。是件不相干的小事。我看不見有什麼爲難。況且你說那箇人是箇放蕩的。是箇刺客。

又是箇反叛。女人道。那箇人是極不要臉的。一箇下流人。我很曉得的。主教道。你把紙筆給我。女人就拿把他。主教很想了一會。大約是在那裏想。好不好寫憑據給他。若是可給的。應該怎麼樣寫法。再說樓下那三箇人。聽得入神。聽到這裏。阿托士抓了那兩箇人的手。領他們到房子那一邊。頗圖斯說道。你作什麼。我們索性聽完了。阿托士道。要緊的我們都聽見了。不然。我是不把你抓開了。我要出去了。頗圖斯道。你要出去麼。倘若主教問你到那裏去了。我們怎麼說。阿托士道。你不要讓他先問你。不如先說。我聽見了。店主人說了兩句話。恐怕路上有疎虞。我去察看。我出去的時候。就先告訴主教的馬夫。我要出去辦我的事。你們只管放心。阿拉密說道。阿托士。你要小心。阿托士道。你放心罷。我不會胡鬧的。說完就走了。剩了頗圖斯兩箇人。坐在那裏。阿托士走到院子。告訴了主教的馬夫。說是先去探路。把手槍看了一看。把劍拔了出來。騎了馬。慢慢的向營裏去了。

#### 第四十五回 夫婦密談



再說阿托士走了之後。不到一會。主教下了樓。推開房門。看見頗圖斯阿拉密兩箇人賭錢。賭得很入神。看見少了一箇人。問道。阿托士那裏去了。頗圖斯道。他先走出去看路。主教道。你們作什麼。頗圖斯道。我們賭錢。贏了阿拉密五箇畢士度。主教道。你們跟我回去罷。頗圖斯道。我們預備好了。主教道。天不早了。我們上馬罷。門外樹下有兩箇人。三匹馬。這兩箇人就是預備護衛密李狄的主教的馬夫。也把阿托士臨走交付的話。告訴了主教。主教上了馬。兩箇火槍手護衛着。離了酒店。回大營去了。再說阿托士一箇人。出了店門之後。在大路上走。走了有一百碼遠。看不見酒店了。他向右轉一箇灣。回頭走。離酒店約有二十碼遠。躲在高隄後。看見主教走過去了。阿托士重復跑回酒店敲門。店主認得他。他說道。統領叫我回來。同樓上的女客有要緊話說。店主道。女客還在樓上呢。阿托士跑上樓。看見門還半開。密李狄正要戴帽子。阿托士進了房。把門關了。密李狄回過頭來。看見一箇人在房裏。披了罩袍。帽子拉低了。看不清那人的臉。密李狄看見這箇人。害怕起來。說道。你是誰。你要什

麼。阿托士聽了說道。不錯。是那箇女人。脫了帽子上前走了兩步。說道。你認得我麼。密李狄上前走了一步。又退後了。像見了毒蛇一般。阿托士道。還好。你認得我。密李狄說道。原來是德拉費伯爵說話的時候。臉變青了。直往牆邊退。阿托士說道。是的。我是德拉費伯爵。是從別的世界回來了。探望你。請坐下。我們談談。密李狄害怕的要死。一語不響。坐下了。阿托士道。你是天生的一箇女魔鬼。到世上來害人的。我曉得的。你很有害人的本事。不過我們男人。借了天的力量。也能降伏你。你從前出現過一次。我以為是已經把你結果了。斷了禍根。誰知你又從地獄回來了。你從地獄回來。錢財也有了。名位也有了。換了一箇新名。幾乎連臉也換了新的。但是你的心。却沒換。還是毒的。你的身上。還是刺了花。密李狄聽了這番話。就同毒蛇咬了心的一樣。跳起來。兩眼發怒。阿托士坐着不動。說道。你以為我已經死了。我也以為你死了。誰知阿托士就是從前的德拉費伯爵。就同現在的克拉力夫人。李即密狄就是從前的安勃勒。你從前嫁我的時候。不是用這箇名字麼。現在我們兩箇人的情形。真

奇怪。我們以為彼此都死了。誰知還活在世間。密李狄斷斷續續的說道。你現在爲什麼來找我。阿托士道。你要曉得。我雖是有好久不知道你的踪跡。但是自從你當了主教的偵探。你每天的舉動。我都知道。密李狄聽了。露出不相信的意思來。在那裏微笑。阿托士道。你聽着巴金汗公爵衣服上的兩箇金剛鑽。是你割的。邦那素的老婆。是你設法擄去。關在監裏的。你戀愛狄倭達伯爵。有一天晚上。你開房門讓達特安進去。你不知道。還當他是狄倭達。隨後你以為狄倭達騙了你。你叫達特安去殺他。你因爲達特安看見你肩膀上的記號。就僱了兩箇刺客去刺他。你見沒刺了他。就去假冒名字。寫一封信。送毒酒去害他。今天晚上。你同主教商量好了。你去行刺巴金汗公爵。叫主教把達特安交給你。讓你任意報仇。密李狄又害怕。又生氣。說道。你自己就是箇魔鬼。阿托士道。你聽我說。你去行刺巴金汗。我不管。我又不認得他。況且他又是箇英國人。但是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保護他。你若動了他。一根頭髮。你却不要。再活了。密李狄道。他很羞辱了我。我一定要他的命。阿托士

道。誰人能穀羞辱你。你說他羞辱了你。你一定要他死。密李狄道。我一定叫他死。我  
先要那箇女人的命。隨後要他的命。阿托士聽了。大生氣。想起從前的舊事來。就要  
殺這箇女人。把手槍拿出來。密李狄嚇得臉無人色。想要喊。嚇得喊不出來。阿托士  
慢慢的把手槍舉起來。把槍嘴對着他的腦袋。說道。你身上有一張主教簽了字的  
憑據。你拿出來。給我。不然。我就把你打死。密李狄聽了。不動。阿托士道。我給你一杪  
鐘。打主意。密李狄看見阿托士快要放槍。他趕快從懷裏拿出那張憑據來。交給阿  
托士。阿托士接了。走到燈下。打開一看。見是不错的。阿托士說道。我把毒蛇的牙拔  
了。隨你咬罷。說完。就走出了房子。並不回顧。走出房門。看見那兩箇護衛的人。分付  
道。你們曉得主教分付的話了。你們要保護那箇女人。保到他上了船。那兩箇人鞠  
鞠躬。阿托士跳上馬。跑了。另走一條路。隨後聽見馬蹄響。他曉得是主教來了。他就  
把馬停在路中間。那時離營約有一百碼。等那主教同護衛的人快到了。他先問道。  
來者是誰。主教說道。這箇一定是我們的火槍手。阿托士道。不錯。是我。主教道。阿托

士我謝謝你小心看路。我們到了。你們向左走罷。主教自己向右走。那天晚上就住在營裏。且說頗圖斯問道。他那張憑據簽了字麼。阿托士道。簽了字的。在我口袋裏了。三箇人一語不響。回到營裏。就叫摩吉堂去告訴巴蘭舒。請他的主人。從地道回來的時候。馬上到火槍營。商量要事。再說密李狄等了一會。也離了酒店。原想把事體告訴主教。恐怕阿托士把他的隱事說了出來不便。只好先去替主教辦那件要緊事。等到這件事體辦完了。回來再想報仇的法子。那天晚上。走了一夜。早上七下鐘到了海口。八下鐘上船。九下鐘那船就開往英國。

第四十六回 奇賭

再說達特安去找那三箇朋友。走進房來。看見阿托士在那裏想心思。頗圖斯走來走去。捋鬍子。阿拉密讀禱告歌。達特安說道。你們實在有要緊事體商量便罷。不然。我是不饒你們的。我一夜在那裏攻打礮臺。打得十分熱鬧。辛苦了一夜。你們還不讓我睡。叫我來作什麼。你們應該也在那裏攻礮臺的。纔是。頗圖斯一面捋鬍子。一

面說道。我們晚上去的地方。倒很好的。阿托士止住他道。別響了。達特安看見阿托士的樣子。說道。你們又辦了什麼祕密事了。阿托士問阿拉密道。你前天早上。在某店喫早飯的麼。阿拉密道。是的。阿托士問道。那箇店好麼。阿拉密道。我沒喫什麼。他們那裏只有肉。連魚都沒有。阿托士道。一箇海口的地方。沒得魚麼。阿拉密道。沒得魚。他們說。因爲主教築了一條攔江隄。把魚都嚇跑了。阿托士道。我不是問你這箇。我要問的是那箇店裏清靜麼。沒得人來打叉麼。阿拉密道。我明白了。那箇地方倒還清靜。沒得人來打叉的。阿托士道。既然這樣。我們就到那箇酒店去。這裏的牆同紙一樣薄的。達特安知道是有要緊事商量。就拉了阿托士的手。出去了。頗圖斯阿拉密跟在後頭。碰見吉利模。阿托士就叫他跟他去。一會子到了那箇店。那時天剛亮。只有七下鐘的光景。他們進去一間很清靜的房間。分付了店主。拿早飯來。他們想要清靜。却不能殼。因爲許多兵進來喫早飯。店主却是很高興的。那四箇人却甚不高興。阿托士道。我看出來了。等不到一會。就要鬧事的。我們正要躲開了。達特安你

把晚上攻礮臺的事告訴我們。我們隨後把我們昨晚的事體告訴你。有一箇馬兵插嘴說道。我聽說禁兵營在地道裏辛苦了一夜。達特安看了阿托士一眼。彷彿是要問他爲什麼同這箇人說話。阿托士說道。波西尼問你呢。你爲什麼不把昨晚的事體告訴他們。他們很要聽你說呢。旁邊又有一箇瑞士兵在那裏喫皮酒。問道。我聽說你們奪了一箇礮臺角。達特安道。是的。我們拿了一桶火藥。埋在礮臺角下。轟了一箇大口。有一箇兵。拿刀插了一只肥鵝。問道。是那一角。達特安道。就是聖朱維角。他們常躲在這箇角後。打我們地道裏的人。又問道。打得熱鬧麼。達特安道。熱鬧得很。我們死了五箇人。敵人死了十箇人。那箇馬兵說道。他們大約今天要派兵去收拾。這箇口子。達特安道。恐怕是有的。阿托士道。我同你們賭一賭。那箇瑞士兵喊道。很好很好。賭罷。賭罷。馬兵問道。賭什麼。那箇兵把肥鵝架在火上。喊道。等一等。店主拿那盤子來。我要接鵝油。丟了可惜。瑞士兵道。是的。鵝油夾麪餅。是很好喫的。那箇兵說道。好了。阿托士。我們賭罷。阿托士道。我肯同你們賭。我同我三箇朋友。跑到

那箇礮臺角喫早飯。在那裏耽擱一點鐘。不管敵人怎樣來攻。我們也不走。頗圖斯同阿拉密彼此使眼色。達特安低聲問阿托士道。我們都要死在那裏了。阿托士道。我們倘若不到那裏去。死得更容易。頗圖斯轉過臉來。捋捋鬍子。說道。這箇賭得很公道。波西尼說道。我肯賭。賭些什麼。阿托士道。你們也是四箇人。我們就賭八箇人的一頓好喫喝。波西尼道。很好。那箇兵也道。很好。瑞士兵道。算我一分。那第四箇兵從沒開過口的。也在那裏點頭。店主人說道。早飯預備好了。阿托士道。拿進來。阿托士分付吉利模。把早飯的東西都包好了。擺在一箇籃子裏。吉利模把籃子掛在手上。店主問道。你們要到那裏去喫早飯。阿托士擺了兩箇畢士度在桌上。說。你收了飯錢。不要管我們在什麼地方喫。店主人道。我還要找你。阿托士道。不要找了。你拿兩瓶香賓酒來。剩下的算手巾錢。店主覺得沒甚賺頭。只把兩瓶安周酒。擺在籃子裏。並沒擺香賓。阿托士說道。波西尼。我們把表較準了。波西尼答道。很好。拿出表來一看。是七點半鐘。阿托士道。我把我的表針。擺在七點三十五分。你要記得。我的表。



比你的快五分。說完了。阿托士四箇人告辭了出門。向礮臺走。吉利模拿了籃子。跟在後頭。他們在營界裏。一句話也不說。等到走出了地道。達特安先問道。阿托士。你到底領我們到什麼地方。阿托士道。你還沒看出來麼。我們要到那箇礮臺角。達特安道。我們到了那裏作什麼。阿托士道。我們到了那裏喫早飯。你還不曉得麼。達特安道。我們爲什麼不在那店裏喫早飯呢。阿托士道。我們爲的是要商量緊要事。在酒店裏有人來吵。到了礮臺角。說沒人來吵了。達特安道。別的地方也還可以談。不然在海邊也好談的。阿托士道。談是可以談的。不過到不了一刻鐘。就有主教的偵探。知道我們商量緊要事了。阿拉密說道。不錯的。阿托士的主意不錯的。頗圖斯道。只要能覓找得出。在沙漠地方談祕密事。是最好的。阿托士道。已經同人賭了。只好去的。不能翻覆的了。好在沒人曉得我們的意思。我們要賭贏了。就得在礮臺角耽擱一下鐘。倘若沒人來打仗。那是很好的了。我們就可以太太平平的說話。若是有人打來。我們還可以說的不問怎的。我們有箇好機會。去顯我們的本事。盤算到底。

我們這件事辦得不錯。達特安道。錯是不錯。不過我們都要喫槍子。阿托士道。你要曉得。還有許多事。比仇敵的槍子。還危險的。頗圖斯道。不管怎的。我們該帶火槍來。阿托士道。帶那些累墜東西作什麼。頗圖斯道。一枝好槍。十來箇槍子。一大盒火藥。也算不了什麼累墜。阿托士道。難道你把達特安的話忘了麼。頗圖斯道。什麼話。阿托士道。他說昨晚攻礮臺。我們死了十箇八箇人。敵人死的數目相當。頗圖斯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並没人去剝他們的東西同衣服。他們忙得很呢。頗圖斯道。這便怎樣。阿托士道。他們的火槍。槍子。火藥。一定還在礮臺角裏。我們到了那裏。何止找着四枝火槍。同幾十箇槍子呢。阿拉密說道。阿托士。你真是箇奇人了。頗圖斯聽了。似乎相信阿托士的話。達特安不大相信。吉利模也不甚相信。趕快湊近了主人的身邊。問道。我們到那裏去。阿托士指着前面道。到礮臺角裏去。吉利模道。我們從此以後。是不能再出來的了。阿托士拿手指指天。吉利模把籃子放在地下。搖搖頭。也坐下了。阿托士拿出手槍來。擺好了機。把槍嘴對着吉利模的耳朵。吉利模登時跳

起來拿了籃子。就往前頭走。他們走到了礮臺角。回頭看看大營。看見有三百多人。在那裏看他們。內中就有同賭的波西尼。四箇人。阿托士脫了帽子。放在劍尖上。舉高了。在空中搖擺。本營的人看見了。都喝采在礮臺角裏。還可以聽見。於是吉利模先行。阿托士等就進了礮臺角。

第四十七回 喫早飯的地方

再說阿托士幾箇人進去一看。果不出他剛纔所料。裏頭有十幾箇人的死屍。也有官兵。也有叛黨。阿托士道。吉利模先去預備早飯。我們就去拿火槍。收槍子。一面就商量我們的要緊事。死屍聽了。是不會去洩漏機密的。頗圖斯道。我們不如先搜搜他們的口袋。然後把他們摔在塹裏。阿托士道。這是吉利模的事。達特安道。叫吉利模馬上就搜。把他們摔了。阿托士道。不必這些死屍還有用處呢。達特安道。阿托士你好開頑笑。死屍還有什麼用處。阿托士道。教書說得好。料事不要太粗心。阿拉密。你拾了幾枝槍。阿拉密道。十二枝。阿托士道。多少槍子。阿拉密道。穀一百響的了。阿

托士道。穀了。我們先起裝槍子來。幾箇人就在那裏裝槍。剛裝好了。早飯也擺好了。阿托士就叫吉利模去把守巡哨。他們幾箇人就喫飯。給了吉利模一瓶酒。一塊麪包。幾塊羊排。叫他一面喫。一面巡。阿托士說道。我們就喫罷。四箇人盤了腿。在那裏喫。達特安道。現在沒人偷聽我們的話。請你先說罷。阿托士道。我們走了一路。走得很高興。眼前還有很好的早飯。你在洞口向外看。還可以看見有五百多人。看我們的舉動。他們以爲我們不是英雄好漢。就是獸子了。好漢同獸子。有時是很相像的。達特安道。你的祕密事。是怎麼一會事。阿托士道。我的祕密事。就是我昨晚見着密李狄。達特安正要把酒鍾送到嘴唇邊。喫酒。聽了這句話。就發抖。趕快把酒鍾放在地下。不然。要潑翻了。達特安道。你看見你的……阿托士道。別響。別人沒有你這樣曉得我的故事。我是見了密李狄。達特安問道。在那裏看見的。阿托士道。在鴿子籠酒店。達特安道。我可不得了。阿托士道。還沒到時候。他現在在海上。向英國去了。達特安聽見了。呼出氣來。頗圖斯問道。密李狄是誰。阿托士喫鍾酒。答道。密李狄是箇

很美貌的女人。那箇店主豈有此理。爲什麼拿安周酒來當香賓。那箇美人很想達特安。他不曉得怎的。却得罪了那箇美人。一箇月前。那箇美人想報仇。就買出刺客去殺他。過了一箇禮拜。又去拿酒去毒他。昨天他求主教殺他。達特安道。他同主教要我的頭麼。頗圖斯道。實有這件事。我也聽見他說的。阿拉密道。我也聽見的。達特安道。看來我的命是逃不了的了。我倒不如拿出槍來。先打死自己罷。頗圖斯道。你獸了。還有別的好法子呢。達特安道。我是八面受敵。逃不了的了。第一箇是那箇蒙城遇着的人。第二箇是狄倭達伯爵。我把他打傷的要死。第三箇是密李狄。他的隱事。被我知道了。第四箇是主教。我把他的詭計破了。阿托士道。這不過是四箇。我們也是四箇人呢。哈。你們看看。吉利模在那裏打手號。我恐怕不止四箇仇人來了。吉利模。什麼事。事體要緊了。你可以說話。不過要說短些。你看見什麼。吉利模道。有一隊兵。阿托士問道。有多少人。吉利模道。二十人。阿托士問道。什麼兵。吉利模道。十六箇開路兵。四箇別的兵。阿托士道。離開多遠。吉利模道。有五百步。阿托士道。很好。達

特安還來得及把雞喫完了。喝鍾酒。同你祝壽。頗圖斯阿拉密齊聲道。願你身體康健。達特安道。謝謝了。我恐怕你們恭祝我的話。沒有什麼用。阿托士道。頭頂上還有天。說完把酒喫乾了。慢慢起來。拿了一枝火槍。走到洞口。頗圖斯阿拉密達特安三箇都學了他的樣子。吉利模在他們身邊。專管裝槍。俄而看見仇人了。在地道上走。阿托士道。這一班人。手上只拿了鋤子鏟子。我們原用不着丟了飯不喫。只叫吉利模叫他們走開。就完了。達特安道。不見得他們來得很有膽子。除這班人之外。我還看見一箇小兵官。帶着四箇兵。手裏却拿了火槍。阿托士道。我料他們沒看見我們。阿拉密道。老實說。我很不願意放槍打這班鄉下人。頗圖斯道。你不是箇好教士。叛教的人。你還可憐他麼。阿托士道。阿拉密說的不錯。我要告訴他們。叫他們走開。達特安道。你作什麼。你要被他們放槍打中你的。阿托士不去理他。自己跑到缺口上。一手拿槍。一手拿帽子。同他們說話。那敵兵看見了。就同白日見了鬼一樣。登時不走了。相離還有五十步光景。阿托士很恭敬的向他們喊道。諸位聽了。我同幾箇朋

友在這裏喫早飯。你也曉得的。喫飯喫到一半。讓人吵散了。是很沒趣的。我要問你。如果你們要來這裏辦事。請你們略等一等。我們喫完了。再來。你們如果要投到我們這邊來。那是更好了。請你進來。喫酒。同王上祝壽。阿拉密道。阿托士你要小心。你還不見他們要放槍麼。阿托士道。也許是。不過這班都是鄉下人。不是放槍的好手。說還未了。有四箇槍子。中了牆。却沒打中阿托士。火槍手登時還敬。打死了三箇敵兵。另外傷了一箇開道的。阿托士還站在缺口。喊道。吉利模。再給我一枝槍。吉利模給他主人一枝槍。那三箇也把槍裝好了。四枝槍一齊放。打倒了一箇小兵。官。兩箇鄉下人。餘人退了。阿托士喊道。我們趕上去。四箇人就趕到敵人倒地的地方。把敵人的槍搶了幾枝。又跑回礮臺來。阿托士道。我們喫早飯。吉利模裝槍。我們剛纔說到那裏。達特安道。你說到密李狄去了英國。却沒說他去辦什麼來。阿托士道。他去自己行刺巴金汗公爵。或是叫人行刺。達特安聽了。喊了一聲。生氣的了。不得。阿托士道。那行刺的事。同我沒相干。吉利模。你把槍裝完了。拿箇棍子。綑一條手。

巾在上頭。豎起來。叫敵人看。吉利模果然把白旗子豎起來。大營看見喝采。達特安說道。公爵被刺了。同你不相干麼。公爵是我們的好朋友。阿托士拿一箇空瓶。擗在地下。說道。公爵是箇英國人。他現在同我們打仗。他怎麼樣。我不管我看他。就同這箇空瓶一樣。達特安道。我不以你的話爲然。他送了我們幾匹好馬。頗圖斯說道。他還送我們好鞍勒。阿拉密道。上帝只願有罪的人改過。並不願叫他們死。阿托士說道。說的不錯。我們隨後再商量這件事罷。我同達特安最關切的。是一件公文。我向密李狄要來的。他有了這件公文。是隨便要殺一箇人。他都無罪的。頗圖斯道。這箇女人。見直的是箇魔鬼。達特安道。這箇公文在那裏。阿托士道。在我這裏。我很費了點事弄來的。達特安喊道。你第二次救我的命了。阿拉密道。原來你昨晚離開我們。就是去找這箇女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達特安道。主教給他的公文。在你那裏了。阿托士從懷裏拿出那公文來。交把達特安。說道。你看看。達特安在那裏發抖。打開公文。讀道。爲國事起見。我叫執拿公文之人。殺一箇人。下簽主教的字。押了一六二八



年八月三號的日子。阿拉密道。密李狄殺了人是無罪的。達特安道。這紙公文一定要燒了他。阿托士道。燒不得。一定要好好的留着。任憑拿多少金子來。我是不換的。達特安道。依你看。他現在要想什麼法呢。阿托士道。他大約要寫信告訴主教。說是一箇火槍手。名叫阿托士的。把那件公文搶了去。他一定勸主教設法把阿托士同他兩箇朋友阿拉密頗圖斯害了。主教是記得的。這三箇人常常破他的奸計。再過幾時。也把達特安捉住。因為怕他一箇人太寂寞。叫他去同那三箇人在巴士狄監牢作伴。頗圖斯道。你同人開頑笑。開得可怕。阿托士道。我並不開頑笑。頗圖斯道。與其同這班奉耶穌教的人打仗。我們不如去把那箇女人的頭切下來。奉耶穌教的人。並沒犯什麼罪。不過他們唱祈禱歌。是用法國話。我們唱祈禱歌。用的是拉丁文。阿托士道。我們的教士。怎麼說。阿拉密道。我很同頗圖斯表同情。達特安道。我也表同情。頗圖斯道。幸虧那箇女人在英國。同我們隔一條海。倘若他近在我身邊。我一定覺得很不舒服的。阿托士道。不問那箇女人在英國。或是在法國。我都是不能

放心的。頗圖斯道。密李狄在你掌握中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絞死他。不然也溺死他。人死了。是不會回來的。阿托士笑了一笑。說道。你真是這樣想麼。這一笑。只有達特安會意。就說道。我有箇主意。頗圖斯道。什麼主意。忽然吉利模喊道。拿槍拿槍。幾箇人同時跳起來。提了火槍。這一次却來了二十五箇敵兵。頗圖斯道。我看不如回營罷。他們來的太多了。阿托士道。我們不可回營。第一件是我們早飯沒喫完。第二件我們的辦法。尙未商妥。第三件是還差十分未到一點鐘。贏不了那一頓喫。阿拉密道。既然如此。我們要商定一箇抵敵之法。阿托士道。這箇容易的很。等敵人走近了。我們放一排槍。他們若是還向前進。我們再放。等到槍子完了爲止。若是敵人還沒死完了。還要向前來的。我們等他到塹邊。把牆推倒去壓他。這面牆是快要倒的了。頗圖斯道。你是天生的。一名大將。主教。終天在那裏吹那裏趕得上你。阿托士道。我們都預備了。各人都要看準了要打那一箇敵人。達特安道。我對準了我的。人。頗圖斯道。我對準了。阿拉密道。我也對準了。阿托士喊道。放。他們一齊放槍。打倒了四箇。

敵人擂鼓前進。以後的槍。是各有各放。却是槍無虛發的。敵人知道自己人多。逼上前來。阿托士他們雖是槍無虛發。却打不倒許多。等到敵人到了跟前。還有十二箇人。阿托士等又放了一排槍。敵人不。管。跳到塹裏。阿托士喊道。只有末後一着了。向牆跑。向牆跑。四箇人在前。吉利模在後。拿了槍把。去推那一幅已經搖動的牆。拚命的把牆推了。只聽見一聲響。一陣的塵土。就完了。阿托士道。給你看。他們都埋在土裏了麼。達特安道。好像是都埋了。頗圖斯道。不是的。我看見有兩三箇。跛着腿。走了。實在是。有兩三箇。一身土。一身血。跑回去了。餘人都埋在土裏。有死的。有傷的。阿托士看看表。說道。我們在這裏有一點鐘了。賂贏了。不過我們要慷慨點。多耽擱一會。況且達特安的主意。還未有說。說完了。他又坐下。喫早飯。達特安道。你說我的主意。阿托士道。你不是說你有箇主意麼。達特安道。我記起來了。我的主意是不如我再到英國。告訴巴金汗公爵。阿托士道。你不要去。達特安道。爲什麼呢。我是已經去過一趟的了。阿托士道。情形不同。你第一趟去的時候。英法兩國並沒打仗。公爵是我

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仇敵。你現在去。人家就說你是犯了大逆。達特安見他這話有理。就不響了。頗圖斯道。我現在却有一箇主意。阿拉密道。請你說。頗圖斯道。我去同特統領告假。應該怎麼措辭。是要你們教我的。我自己是不大會的。密李狄是認不得我的。我到他身邊。他是不會犯疑。我等到有了機會。就把他弄死了。阿托士道。據我看來。這箇主意倒不錯。阿拉密道。殺女人。是不冠冕得很。我有一箇好主意。阿托士道。請你講。阿拉密道。我們要先告訴王后。頗圖斯道。這箇意思很好。阿托士道。我們同宮裏不大通氣的。你有什麼法子去告訴王后呢。我們若是送箇信去。一定有人曉得的。這裏離巴黎還有一千多里。我們的信。還未有到半路。送信的人就要關在監裏了。阿拉密紅了臉。說道。我可以設法。送箇信給王后。我認得一箇很有本事的人。住在土爾。阿拉密看見阿托士在那裏微笑。就不說了。達特安問道。阿托士。你看這箇法子好麼。阿托士道。我不說這箇法子一定不能用的。不過我們要曉得。阿拉密是不能離開大營的。我們又不能另外叫箇人去送信。若是叫人去。不到兩

點鐘。主教的偵探是要知道的那時節。阿拉密同他的有本事的朋友。都要被捉的。頗圖斯道。王后就是救了巴金汗的性命。却沒人來救我們的性命。達特安道。頗圖斯說的不錯。阿托士說道。那敵人營裏幹什麼。他們打鼓進兵了。四箇人都不響。果然聽見鼓聲。阿托士道。我看他們是要出隊來攻我們呢。頗圖斯道。我們可以不必在這裏等他們大隊來攻了。阿托士道。爲什麼不等呢。我很想等。我們只要有十幾瓶好酒在這裏。我可以抵敵他們全軍。達特安道。鼓聲漸漸的近了。阿托士道。讓他們來。頂快也要一刻鐘。纔能到。有一刻鐘。我們足穀預備了。我們若是離開了這裏。却找不出一箇形勢更好的地方來。我忽然想出箇好主意來。達特安問是什麼主意。阿托士道。我先要分付吉利模。就打手勢叫吉利模。指着死屍。說道。你去把這些死人扶起來。靠着牆。把帽子同他們戴上。把槍叫他們拿了。達特安說道。你真聰明。我曉得你的主意了。阿托士道。吉利模。你懂得麼。吉利模點頭。阿托士道。那麼很好了。又說道。我說我的主意。衆人齊聲道。你說。阿托士道。達特安。你不是說密李狄有

箇夫兄麼。達特安道。有的。他們兩箇人。像是不甚對的。阿托士道。那是更好了。頗圖斯道。吉利模在那裏幹什麼。阿拉密道。頗圖斯不要響。阿托士問道。那夫兄叫什麼名字。達特安道。他叫威脫世爵。阿托士道。他現在那裏。達特安道。宣戰之後。他回英國了。阿托士道。我們要他帮忙。我們先告訴他。叫他留神。頂好是倫敦。也有什麼。改過所。他就可以把密李狄關在那裏。我們就可以太平了。達特安道。等他再逃出來。我們又不得太平了。阿托士道。你太奢望了。我告訴了你這箇主意。我却沒得別的法子了。阿拉密道。我看是要告訴王后的。阿托士道。原是要的。不過叫誰送信到土爾。叫誰送信到英國呢。阿拉密道。巴星可以送信到土爾。達特安道。巴蘭舒可以送信到倫敦。頗圖斯道。我們自己雖然不能離開大營。我們的跟人。是可以走開的。阿拉密道。我們今天就寫信給他們路費。就打發他們走。阿托士問道。你們有多少錢。幾箇人聽了。這句話。都面面相向。達特安道。你們看。那邊有動靜。阿托士。你還說是一營人。我看真是全軍來了。阿托士道。可不是。這班人響也不響。就來了。也不打鼓。

也不吹號。吉利模你預備好了麼。吉利模點頭。指那幾箇死屍。他果然把他們都豎起來。同生人一樣。也有肩着槍的。也有看準頭的。也有手上拿劍的。共總有十幾箇。阿托士道。吉利模你辦得很好。頗圖斯道。好是好了。我却要曉得……達特安道。我們先站開了。隨後再曉得罷。阿托士道。等一等。讓吉利模先把早飯東西收拾了。阿拉密道。敵人到跟前了。不要耽誤了。阿托士道。我們可以回營了。我們原賭是一點鐘。現在已經有一點半鐘了。我們走罷。吉利模拿籃子先走。四箇人在後。離吉利模有十步。忽然阿托士站住了。說道。還有那面旗子。雖然說是塊手巾。也不要給敵人拿了。去說完了。跑回去。把旗子拿下來。敵人那裏肯饒。登時就開了一大排槍。阿托士四圍都是槍子飛過。身上却沒中着。他還在那裏揚旗。大營看見。喝采。敵人在那裏切齒。又放一排槍。手巾打了許多洞。大營裏的同伴。喊他回來。他就回到同伴等他的地方。達特安道。我們已經辦得很好了。犯不着等死。阿托士不肯亂跑。還從從容容。一搖一擺的。走。吉利模走得遠了。槍子打不着了。忽然聽見一陣槍聲。頗圖斯

道。這。是。幹。什。麼。爲。什。麼。看。不。見。槍。子。阿。托。士。道。他。們。放。槍。打。吉。利。模。堅。起。來。的。死。屍。頗。圖。斯。道。死。人。是。不。會。還。敬。的。阿。托。士。道。不。會。還。敬。的。敵。人。就。要。疑。到。有。埋。伏。是。要。停。一。會。子。再。向。前。的。等。他。們。覺。着。了。我。們。也。走。得。遠。了。槍。子。也。穀。不。着。了。你。就。明。白。了。用。不。着。亂。跑。頗。圖。斯。道。我。明。白。了。大。營。裏。看。見。他。們。回。來。在。那。裏。叫。喊。喝。采。忽。然。聽。見。一。排。槍。響。原。來。是。敵。人。又。把。礮。臺。角。佔。了。槍。子。在。他。們。身。邊。飛。過。阿。托。士。道。這。班。人。放。槍。的。本。事。太。壞。了。我。們。打。死。幾。箇。打。死。十。二。箇。麼。答。道。十。五。箇。那。牆。壓。死。幾。箇。答。道。十。箇。八。箇。阿。托。士。道。我。們。却。並。沒。受。傷。哈。達。特。安。你。的。手。怎。樣。了。達。特。安。道。沒。什。麼。阿。托。士。道。槍。子。打。了。手。麼。達。特。安。道。並。不。是。阿。托。士。道。到。底。怎。樣。達。特。安。道。我。手。壓。着。牆。一。箇。手。指。夾。在。戒。指。同。牆。之。間。出。一。點。血。阿。托。士。道。這。爲。的。是。你。要。戴。戒。指。頗。圖。斯。道。他。有。的。是。戒。指。只。要。有。了。戒。指。還。愁。沒。錢。麼。阿。托。士。道。頗。圖。斯。說。得。好。這。箇。主。意。頂。高。頗。圖。斯。道。可。不。是。爲。什。麼。不。把。金。剛。鑽。賣。了。達。特。安。道。是。王。后。送。我的。怎。麼。好。賣。阿。托。士。道。因。爲。這。箇。緣。故。更。要。賣。了。王。后。要。救。巴。金。汗。因。爲。他。是。戀。



愛王后的人。那是應該的。有了這箇金剛鑽戒指。王后也救了我們。這也是應該的。我們就賣了罷。我們的教士有什麼高見。阿拉密道。這箇戒指。不是達特安情人給的。就不算是戀愛的記念。達特安可以賣的。阿托士道。你說得不錯。你是勸……阿拉密道。勸他賣了。達特安很高興的說道。就賣了罷。不必再說了。阿托士道。我們都商妥了。也到了大營了。衆位要記得。我們一句都不許說密李狄。我們的同伴來歡迎我們了。果然有四千多人在那裏。看見他們四箇幹這冒險的事。看見他們回來。大聲叫喊。喝采。波西尼是頭一箇跑來。拉阿托士的手。同他賀喜。說他賭贏了。這些兵喊得很利害。主教也聽見了。恐怕是鬧事。派了親兵統領來問。那些兵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回去。主教問道。怎麼一會事。統領說道。有三箇火槍手。一箇禁兵。同波西尼他們賭。在聖朱維礮臺角喫早飯。要在那裏耽擱一點鐘。那四箇人一面在那裏喫早飯。一面抵敵住許多敵人。還殺了許多人。主教問道。你聽見說他們的名字麼。統領道。他們叫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主教道。他們真是不怕死。那禁兵是誰。統領

道。叫達特安。主教道。又是那箇少年魔鬼。我要想法子。把這四箇弄到我自己親兵營裏來。到了晚上。主教果然同特拉維統領談到早上的冒險事來。那時通營都知道。特拉維從他們幾箇人口裏聽來的。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主教。那條手巾的事。也說了。主教說道。我要那條手巾。還要繡三朶金花在上面。送給你。就拿來當火槍營的旗子。特統領道。這恐怕不公道。因爲達特安不是我營裏的人。是德西沙的部下。主教道。叫他也到了你的營裏。他們常在一起的。也應該同在一營。當天晚上。特統領就把這箇好消息告訴了他們。請他們明早喫早飯。達特安聽了很高興。同阿托士說道。你想的主意很好。對待密李狄那一層。我們是商妥的了。阿托士道。往後就沒人疑我們破主教的詭計了。人家都要當我們是主教黨了。晚上。達特安去見德西沙。就告訴他自己升遷的事。德西沙很捨不得他。要留他在自己營裏。達特安婉辭却了。去求德西沙同他賣戒指。爲的是等錢用。翌日早上。八下鐘。德西沙的跟人來找達特安。送了一口袋的錢。裏頭有七千箇利華。這就是賣王后所賞的那隻

### 金剛鑽戒指的錢

#### 第四十八回 威脫的家事

再說那天幾箇人在特統領那裏喫早飯。是很高興的。達特安早換了號衣。原來他同阿拉密差不多的高。阿拉密原有兩套。就送了達特安一套。達特安心裏總丟不開密李狄。因此還十分高興。喫完早飯。四箇人約好了。晚上在阿托士那裏會。達特安這一天無事。各處閒逛了一天。晚上去找阿托士。原來還有三件事體沒商量好。第一件是如何寫信把密李狄的夫兄。第二件是如何寫信把土爾的有本事人。第三件是派那箇人去送信。他們各人都肯叫自己的跟人去。阿托士要派吉利模。因爲他不好說話。頗圖斯要派摩吉堂。因爲他身壯有力。一箇人可打四箇人。阿拉密保舉巴星。因爲他主意多。又會應酬。達特安保舉巴蘭舒。因爲他有膽子。商量了好一會。阿托士道。最不幸的。是他們各有所長。却沒一箇能彀兼各人所長。我看還是派吉利模罷。幾箇人爭起來。各人保舉各人的跟人。阿拉密說道。我看這件事也

不。甚。用。得。着。有。分。寸。有。膽。子。有。氣。力。還。是。要。看。那。一。箇。最。喜。歡。錢。阿。托。士。道。這。句。話。不。錯。我。們。還。要。論。他。們。的。短。處。阿。拉。密。真。是。箇。大。哲。學。家。阿。拉。密。道。我。們。要。看。看。那。一。箇。辦。得。最。妥。萬。一。有。點。疎。虞。不。獨。是。他。一。箇。人。丟。了。性。命。別。人。的。頭。也。要。陪。在。裏。頭。阿。托。士。道。阿。拉。密。你。別。說。得。太。響。你。說。得。不。錯。不。獨。跟。人。死。了。主。人。的。頭。也。是。要。丟。的。你。們。想。想。看。這。班。跟。人。能。穀。替。我。們。拚。命。麼。達。特。安。道。巴。蘭。舒。我。是。可。以。保。的。阿。拉。密。道。你。還。要。給。他。重。重。的。賞。那。就。可。以。有。把。握。了。阿。托。士。道。就。是。有。了。重。賞。還。是。靠。不。住。的。他。們。看。見。了。錢。什。麼。事。都。應。承。去。作。一。遇。了。險。他。們。就。忘。記。了。只。要。被。人。捉。了。那。時。就。容。易。叫。他。們。吐。出。供。來。況。且。要。到。英。國。還。要。先。離。開。法。國。法。國。的。海。口。主。教。的。偵。探。都。布。滿。了。並。且。還。要。取。一。張。護。照。纔。能。出。口。到。了。英。國。還。要。會。講。幾。句。英。國。話。這。件。事。體。倒。有。點。爲。難。達。特。安。道。不。然。並。沒。什。麼。爲。難。但。是。我。們。若。是。要。寫。信。給。威。脫。說。的。是。……阿。托。士。道。別。太。響。達。特。安。低。聲。道。倘。若。我。們。同。威。脫。說。的。是。祕。密。的。事。是。要。受。車。裂。的。阿。托。士。你。要。曉。得。我。們。同。威。脫。說。的。是。家。事。我。們。只。要。

叫他把密李狄收管起來。不叫他來害我們。我們信上。只要說我的好朋友……阿托士說道。你寫信給英國人。還要稱呼他是朋友。我看你犯的不是車裂的刑。還是要受肢解呢。達特安道。我信上就稱呼他先生。阿托士道。你要稱呼得合法。就不如稱他世爵。達特安道。信上就說世爵。你還記得羅森堡後面的一件小事麼。阿托士道。這羅森堡三箇字。就同母后有相關。使不得。達特安道。我有了。你看怎麼樣。信上就說。你還記得在一處地方有人饒了你的命云云。阿托士道。你不是箇好書記。你這樣說法。人家是要生氣的。當你是羞辱他。達特安道。這樣又使不得。那樣又使不得。你要挑剔起來。我就不管了。阿托士道。你倒說對了。你是要劍要槍的。講到動筆。還是請教我們的教士罷。頗圖斯道。還是阿拉密罷。他還會作拉丁文的論呢。達特安道。很好。阿拉密。你就動筆。你却要快快的寫。你若耽擱了時候太多。我是要打叉的。阿拉密道。我很願意寫。不過你們要把事體告訴我。我曉得那箇女人是箇魔鬼。我聽他同主教說的話。我就知道了。阿托士道。別說得太響。阿拉密道。我却不曉得。

其中細情。頗圖斯道。我也不曉得。達特安同阿托士兩箇人。面面相向不響。後來阿托士使箇眼色。臉也青了。達特安說道。你照着我嘴裏這樣說罷。你說。世爵。你的弟婦。是箇兇惡女人。他要害了你。去承受你們的家產。他並不算。是嫁了你的兄弟。他在法國的時候。先嫁過人了。被人……達特安在那裏遲疑。看了阿托士一眼。就看出下說道。看出他是一箇刺了花的罪人。被人驅逐了。頗圖斯道。刺了花的罪犯麼。沒有的事。阿托士道。是的。阿拉密道。他從前嫁過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頗圖斯道。是他的丈夫。看見他刺了花的麼。阿托士道。是的。阿拉密道。誰看見的。阿托士道。達特安同我都看見的。阿拉密道。他的男人還生麼。阿托士道。還生。阿拉密道。這句話。靠得住麼。阿托士道。靠得住。至。我就是他的丈夫。衆人聽了。都不響。阿托士道。情形是說清楚了。只管去寫罷。阿拉密道。這却不大容易寫。我只好盡力寫就是了。於是阿拉密執了筆。想了一會。在紙上寫。寫完了。讀一遍。信上說道。世爵。寫信的人。同你在某處比過劍。因爲你待我不錯。故此我寫信通知你。一件極要緊的事。你有箇弟婦。

曾經兩次要殺你。你以爲他可以承受你的產業。其實你這箇弟婦。嫁你兄弟的時候。已經在法國嫁過別人。你的弟婦。昨晚又動身回英國。要害你的性命。你要加倍小心。你若要憑據。請看你弟婦左肩上可也。阿托士道。寫得很好。你可以當箇大臣。威脫得了這封信。自然是要留神的了。就是主教得了這封信。也害不了我們。但是送信的人也許走了半路。回來騙我們。我們只好先給他一半的賞錢。等他送回信。回來再賞一半。阿托士又說道。你有那隻金剛鑽戒指麼。達特安道。我換了錢了。說完。把那口袋錢。摔在桌上。頗圖斯阿拉密聽見錢響。都覺得詫異。阿托士問是少。達特安道。七千箇利華。頗圖斯道。難道你說那箇小戒指。值七千利華麼。阿托士道。一定是值這些錢了。桌上確是七千利華。達特安自己沒有零錢添上。達特安道。我們却別忘了王后。我們須要保護巴金汗公爵。他是王后的好朋友。阿托士道。這件事。却要阿拉密設法。阿拉密紅了臉。問道。你們要我作什麼。阿托士道。你要寫封信。把土爾的朋友。阿拉密拿起筆來。想了一想。把信寫好了。讀道。我的表親。阿托士

道。原來這箇有本事的朋友。是你的表親麼。阿拉密道。很疎的了。阿托士道。請你讀信罷。阿拉密讀道。我的表親。主教圍攻拉羅諧爾的事。快告成功了。我看英國海軍萬到不了這箇地方。巴金汗公爵也不能離開英國。自有世界以來。主教是最有本事的人。假使太陽攔了他的路。主教也有本事把太陽弄滅了的。我夢見那箇英國人死了。死於刀子。或是死於毒藥。我却忘記了。我只記得夢見他死。我的夢是沒有不靈的。阿托士道。寫得好。你很有詩人的意思。信是寫好了。請你寫信面住址罷。阿拉密道。容易得很。執起筆來寫。寫的是內信送土爾女裁縫米桑收。那三箇朋友看見住址。不禁大笑了。阿拉密不去管他們。說道。還是派巴星送信好。他認得我的表親。況且巴星還讀過幾年書。他知道西士達第五未作教王之先。不過是箇牧豬奴。因此他自己也在那裏夢想。將來也可以作箇教王。頂少也要作箇主教。你們曉得。有這種見解的人。是不會被人捉住的。是甯死也不肯供的。達特安道。你派巴星去土爾。我派巴蘭舒去英國。密李狄有一次叫人把巴蘭舒打了。關了出去。巴蘭舒是



有記性的。他要報仇。什麼都肯幹的。巴蘭舒到過倫敦。還記得幾句英國話。阿托士道。很好。我們先給巴蘭舒七百箇利華。等他回來。再給七百。巴星先拿三百利華。回來再拿三百。只剩了五千利華。我們每人拿一千利華。剩一千。交把我們的教士。預備將來緊急用項。你們看怎麼樣。阿拉密道。你安排得很好。阿托士道。就是這樣了。派巴蘭舒巴星兩箇人去很好。吉利模還是不去的好。別人也不慣伺候我。況且他經昨日那一番的險。也穀他受的了。不必再叫他去了。於是喊了巴蘭舒來。分付了他。叫他膽大心細。要冒點險。巴蘭舒道。我把信藏在衣服裏子內。若是人家捉了我。我就把信吞了。達特安道。這樣那封信是交不到的了。巴蘭舒道。讓我今晚把信讀熟了。我就記得。永遠忘不了。達特安道。你去是八天。回來也是八天。你若第十六天後。晚上八點鐘。回不了這裏。那賞錢是要罰了的。巴蘭舒道。既然是這樣。我却要箇表。對對時候。阿托士把自己的表。交給他。說道。你就拿這箇表。你却要小心。你若是多說話。或是喫醉酒。你就害了主人的性命。他因爲相信你。故此叫你去辦這樣。

的要緊事。你若是因爲不小心，害了你的主人。我是要同你算帳的。不管你在那裏。我要找着你。把你切得碎碎的。頗圖斯道。我是要剝你的皮。巴蘭舒害怕了。喊起來。阿拉密低聲的告訴他道。我却要用慢火把你看熟了。巴蘭舒聽了。哭起來。却不曉得是因爲害怕。還是因爲捨不得主人。達特安捉住他的手。安慰他道。這幾位說的話。不過因爲同我要好。並不是真要難爲你。巴蘭舒道。我一定要成功的人家。就是把我把切碎了。我也不供出實情來。於是商定了。明早八點鐘。巴蘭舒動身。叫他先把信讀熟了。到了翌日早上八點鐘。巴蘭舒正要上馬。達特安拉開他。同他說道。你把信送給威脫世爵。等他讀完了信。你就告訴他說。要小心照應巴金汗公爵。因爲有人要行刺他。巴蘭舒。你要記得。這是件極緊要的事。我交代把你。連我的朋友。我都没告訴。連信都是不能寫的。犯不着去冒險。巴蘭舒道。請主人放心。我一定要把這事辦好的。說完了。馬高高興興的走了。走了二百里。另外雇了馬。向海口去了。巴星是遲一天動身。說好了。八天來回。那四箇火槍手。很在那裏盼望回信。他們無事。

的時候。留心打聽消息。察看主教的舉動。有時叫他們去辦意料不到的事。他們就害怕起來。很怕密李狄想出新法去害他們。第八天早上。四箇人正在酒店喫早飯。巴星回來了。精神很好的。進來了。同他的主人說道。表親回信來了。四箇人使眼色。微笑。知道他們要緊的事。總算辦了容易的一半了。阿拉密拿了信。紅了臉。說道。米桑的字。永遠寫不好的了。有一箇瑞士兵。剛纔同他們四箇說話的問道。你說米桑怎麼樣了。阿拉密道。不相干。他是箇很體面的女裁縫。我向來很喜歡他的。常有信來往。瑞士兵道。只要這箇女的名位也有他寫的字一樣大。你是有了運氣的了。阿拉密讀完信。交把阿托士。阿托士先看了一看。叫旁人不要犯疑。他就大聲的讀信道。我的表親。我同我的姊妹。都是會解夢的。我們最怕的是惡夢。至於你的夢。是要相反的。請了。常常通信。讀完了。剛好一箇兵走上來。問道。說的什麼夢。瑞士兵也問道。什麼夢。阿拉密道。是我做的夢。告訴了他。瑞士道。做了夢。是容易告訴人的。我却從來不做夢。阿托士一面站起來。一面說道。你的運氣真好。我却不能說這句話了。

瑞士兵聽了高興的很。說道：我真是永遠不做夢的。達特安也站起來，捉了阿托士的手，出去了。只剩了阿拉密、頗圖斯兩箇人。同那兩箇兵說話。當下巴星睡倒在一大堆乾草上。在那裏做夢。夢的是阿拉密作了教王。自己作了主教。再說巴星雖然是回來了。那四箇火槍手。心裏還是十分着急。越等越着急起來。以爲密李狄是有魔鬼帮忙的。達特安更虛心。聽見有點聲響。就怕有人來捉他。後來阿拉密、頗圖斯也虛心起來。只有阿托士一箇人。還是照常一點也不動聲色。到了第十六天。達特安三箇人着急的受不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跑到大路上。盼望巴蘭舒回來。阿托士道：你們這樣着急。豈不成了小孩子了麼？就算是我們都關了監了。還有法子可以逃出來的。那那素的老婆不是逃出來了麼？至於殺頭的話。我們天天在地道裏不是更險麼？設或腿上中了一槍。醫生鋸了一條腿。我看比殺頭還要疼。你們耐煩點罷。再等六點鐘就到了。我是相信他的話的。達特安道：萬一他不來。怎樣呢？阿托士道：也許路上有耽擱。他在路上許摔下馬來。在船上也許閃了腿。也許得。

了風寒。病人生在世。偶然之事。多得很呢。有道理的人。看了。只好付之一笑。我們不如作箇有道理的人罷。坐下來喫了酒。後來的事。且不去管他。達特安道。我開了一瓶酒。心裏先要想想。看是密李狄送來的。不是阿托士道。你這箇人。真難伺候。密李狄是箇美貌女人。頗圖斯道。是箇有記號的女人。阿托士打了一箇戰。額上都是汗。站起來。到了晚上。酒店裏有許多人。阿托士有了錢。不大離開那酒店。他同波西尼還談得來。七下鐘的時候。他同波西尼打牌。七點半鐘。聽見吹歇息的號。達特安悄悄的。同阿托士說道。我們遭了。阿托士答道。遭了。把錢還了。說道。我們睡罷。阿托士出來了。達特安跟着他。阿拉密頗圖斯在後。手牽手的走。阿拉密背詩。頗圖斯捋鬍子。忽然見黑暗裏有箇人。聲音很熟的。說道。今晚很冷。我把罩袍送來了。達特安認得這箇聲音。很高興的說道。巴蘭舒。阿拉密頗圖斯同聲喊道。是巴蘭舒。阿托士道。自然是巴蘭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他說八點鐘回來。這纔打八下鐘。巴蘭舒。你的話很靠得住。你將來若是離開了舊主人。你就到我這裏來。巴蘭舒道。我永遠不離。

開老主人的一面說。一面把封信交給達特安。達特安道：「我有了回信。」阿托士道：「回去讀罷。」達特安原是很着急。要趕快跑回去。阿托士拉住他的手。要他慢慢走。到了營裏。點了燈。巴蘭舒把了門。達特安拆開信。信上只有四箇英國字。說的是「謝謝放心。」阿托士把信拿了來。跑到燈前。把信燒了。阿托士喊了巴蘭舒來。說道：「你賺了七百箇利華了。但是那封回信。却不能叫你惹禍。」巴蘭舒道：「是我叫他寫短的。」達特安道：「你把情形告訴我。」巴蘭舒道：「說來話長。天也不早了。」阿托士道：「說得不錯。歇息的號已經吹了。我們還點着火。人家看見是要犯疑的。」達特安道：「也好。」巴蘭舒道：「你去睡覺罷。」巴蘭舒道：「我有十六晚上沒好好的睡覺了。」達特安道：「我也是這樣說。」阿托士道：「阿拉密頗圖斯三箇人都說道：『我也是這樣說。』」

# 舊小說

全部定價六元

零售

集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二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五册	二册
六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說部之國粹

◎稗官之模範

此書為侯官吳翊亭先生所輯、蒐羅說部諸書、千有餘種、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都為六集、(分訂廿册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始於庚戌之夏、成於甲寅之春、時經五稔、始克蕙事、洵小說中之巨觀也、本編有五大特色、採取材料、悉出名家、**特色一** 佚文祕典、竭意搜羅、**特色二** 一短簡長篇、選擇精當、**特色三** 一鑑古鑑今、助人興會、**特色四** 且吳君之輯此書、本為示人作文門徑而設、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特色五** 有此五大特色、愛讀者無不歡迎、刻已出版、每部僅售洋六元、以副愛讀諸君之雅意、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